

史地二, 117



少年史地叢書

加拿大小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

Beatrice Homo 著
滕柱譯

少年史
地叢書

加拿大
小史

新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加拿大小史

目次

- 第一章 起初發現加拿大的人……………一
- 第二章 撒姆耳得占勃連——新法蘭西的父……………一五
- 第三章 法人在阿卡第的故事……………二八
- 第四章 耶穌會友在加拿大的故事……………四一
- 第五章 法皇直接管理下之加拿大……………五二
- 第六章 五十年間新法蘭西和英國殖民區間的衝突……………六五
- 第七章 新法蘭西的喪失……………八〇
- 第八章 英屬加拿大初年的歷史……………九六
- 第九章 加拿大的强大……………一〇八

加拿大小史

第一章 起初發現加拿大的人

加拿大現在的疆域，已是東鄰大西洋，西接太平洋了；然在昔日，牠祇是聖羅凌斯河上一個小省治而已。加拿大這名字，是印第安人取的，牠的取義，也不過是一個村落的意思。

加拿大的歷史，起始於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氏發現美洲的時候。然在故事裏，已有提到遠在西歷紀元後一千年時，紐芬蘭島 (Newfoundland) 和諾法斯科細亞 (Nova Scotia) 已被發現於那些從家鄉格林蘭 (Greenland) 出發探險的北方人 (Norseman) 了。埃斯蘭人 (Icelanders) 有兩個歌謠，留傳至今，是頌揚這些北方人的英武的事蹟的；但這種冒險事業，都祇屬於神話時代罷了。真實可靠的歷史，直到哥倫布氏，開通了由歐洲去到西方的道路以

後，方始起頭。

西班牙因有哥倫布爲先導，得與西印度和中美各處通商，日漸殷富。英人呢，卻於其時，把他們的注意，移向這新近纔發現的新大陸的北方。英國是第一個涉足於加拿大的，然在當初，她又何嘗夢想到加拿大一地，後來會成功不列顛帝國裏，這麼一個重要的部份呢。當初有個從威尼斯 (Venice) 來的意大利水手，名叫約翰喀波特的 (John Cabot)，求見英皇亨利第七 (Henry VII)，要求英皇賜他一個允許，他好用英皇的名義去發見些新的地方。喀波特也曾這樣請求過西班牙王和葡萄牙王的，但這兩國的君王，已經得到了許多新發明的土地，事務已够忙了，就沒有餘暇來幫助他。至於亨利第七，眼見得光榮和財富，驟雨一般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手裏，不覺眼熱，也想從中得到一分，所以說很高興把特許權，賜給這勇敢的水手和他的兒子瑟擺士梯安 (Sebastian)。但他這個人，行事過於小心，志向又復卑鄙，所

以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給他們；所以那次遠征的用費，全得由他們自己去預備呀。

喀波特父子二人，在一四九七年的春天，從布里斯它爾 (Bristol) 開始航行，發見了紐芬蘭和拉布拉達的海岸。次年，他們重又首途，順著海岸，從拉布拉達荒涼的岸際，一直下去，來到南卡羅來納 (South Carolina)，尋得一片空闊的大海在北邊。他們是很希望這海能够把他們引領到契丹 (Cathay) 和東方的丁香羣島 (Spice Island) 裏去的。十六世紀裏，具有冒險性的人，鑒於繞過非洲，方能來到印度和中國，道路長而且險，就極想尋獲一條新的捷徑，所以這丁香羣島，便是他們所最爲注意的了。各種階級的人民，都極熱烈的注意到這件事情。國君們熱中的是獲取新地，加入版圖；商人們熱中的是，開闢新場，推廣貿易；水手們熱中的是，尋求發見的快樂；僧侶們熱中的是，爲基督教多得些信徒。

英國並沒隨著喀波特的發見，努力營謀；在十六世紀的末葉以前，並沒設法把北美大陸，更多發見一些。原來她的勇敢的水手，都把他們的精力，消耗在環游世界，探險北冰洋，與西班牙交戰於西印度羣島了。西印度羣島風景秀美；那時西班牙人卻硬宣言說這些島嶼是專屬於他們的。然而別的國家，卻都在這時候，遣派航海家去探考這北大陸了。西班牙因為奄有中美和南美，事情非常之忙，更沒有空兒顧到北美的北方。可是葡萄牙，想到別人在尋覓較佳的路，到她的丁香羣島去，她更應當第一個把這條路發現出來，於是就派遣了科退累阿爾 (Cortereal) 在一五〇〇年，取道來到拉布拉達和紐芬蘭。

在發現新大陸的這件事上，法國和歐洲幾個比他更活潑的敵手比較起來，未免遲了一點。但在一五一五年，法蘭西斯一世 (Francis I) 登了皇位，他就覺出西班牙國，因有廣大的新屬地，便加增了許多的財富，並在國際間，

獲得了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他寫給他的終身仇敵查理五世（他又是西班牙的國王）的信裏，他說他竟沒曾想到『我們的始祖亞當會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國王們，做承繼他而為地球的主人翁的惟一後嗣。』在十六世紀的前二十五年裏，法國航海家，曾有三次到得加拿大的境界裏，可是直到一五三四年，他們方纔第一番大賣力氣，為法蘭西取得一個新的帝國，而這帝國在她手裏經過了二百餘年。

札克卡退 (Jaques Cartier) 是個勇敢的布勒通 (Breton) 水手。他在一五三四年的春天，從布勒塔尼 (Britanny) 的聖馬羅 (St. Malo) 起程，立意要往新大陸去為法國求取新地，加增光榮。他那時，正是年青力壯，家境又好，又極勇敢，所以對於他所要做的這件難事，卻是十分適合的。而在朝廷上，又有一個青年貴人，腓立得布利昂沙波特 (Philippe de Brion-Chabot)，把他的計畫，上呈法皇，所以他這次出發，又有朝廷的勢力替他作後盾。於是卡退就會同

一百二十個水手，駕駛兩隻小船，橫渡大西洋了。途中風浪不興，甚是舒服，五月十號，就到了紐芬蘭。再由這島的北面航經那條把這島由拉布拉達分開的柏來爾海峽 (Belle-Ise Strait)，出了海峽，便是聖羅凌斯海灣 (Gulf of St. Lawrence)。灣中各島，既已繞過，卡退就駕駛他的小船，沿著新不倫瑞克 (New Brunswick) 的海岸進行。沿岸風景佳麗，迥異尋常，卡退和舟人泛舟其間，心曠神怡。他們經過許多條河的入海處，但見夾岸楓松森林，直達海濱，又有野花蔓佈，奇卉叢生的青草原，錯落其間。向北航去，他們到得一處山岬，便給取名喚叫加斯佩 (Gaspé)。卡退便在這處的岸上，豎立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有三十英尺高，並在上面，釘了一塊鑄有法國的軍器的盾。這個地方，已經是在加拿大那條大河聖羅凌斯河的入口處了，可是卡退並不知道這件事。秋深了，他就定計即日起程回家。他所遇到的印第安人，對於他，是又誠實又友善的，可是他反以不義待他們。起程回國時，反捉了兩個印第安人，帶回法國。

來。

卡退在九月初間到得聖馬羅，備受了國人無限熱烈的歡迎。冒險的，好奇的，貪財的，熱心宗教的，各種精神，本是十六世紀的特徵，再經此一激，祇激起了全國人民，而一個新的遠征，立刻就預備好了。這一次卡退的從人中，不單祇是布勒通的勇敢的水手，並且還有些屬於法國幾個最大的望族的人員。

這第二次到新世界去的遠征，乃在次年春天出發。大西洋中，風浪甚大，卡退的航行，也不像上次那樣美滿成功。險惡的風浪，把他的三隻小船，吹的和大隊船隻分開了，所以直到入夏已經很久，他們大家，纔得重遇於柏來爾海峽。卡退既離開了這個海峽，就依著北岸進行，在聖羅凌斯節日，發見了一處海灣，就給取名喚做聖羅凌斯灣。聖羅凌斯這名字，後來又用以呼喚這裏的海股全部，那以萬頃的碧波，傾入這個海股的大河，也卽以此爲名。這一次

卡退並不把船尾向著這條大河而他去了。卻祇沿河上溯。他和他的從者，目覩着那些偉大的峭壁，和那條黑暗怖人的支流薩革內 (Saguenay)，真有說不盡的驚異！在這條河裏，法國人又遇見印第安人，乘著黃樺樹皮造的獨木輕舟，集聚於他們的四圍。丟下薩革內支流以後去探考，卡退祇繼續着上溯這條幹流。他經過了許多植物叢密的島嶼，一直來到一個由他取名叫做巴卡斯的島 (Isle of Bacchus)。這島裏滿生著叢密成塊的野葡萄，所以他們給他這個名字。然到現在，卻早已改稱為得奧爾良島 (Ile d'Orleans) 了。他們立刻被乘坐無聲的獨木舟而來的印第安人圍繞着，可是這些印第安人都很和善，並不加害於他們。卡退的船隻，當日便船近在這個島邊，後來又從這島上溯，但見不遠，大河卻狹窄起來，流經巉崖峭壁間，形成溢地。塔一般，矗立在這溢地的北邊的，是一塊大崖石，——一個有名的山嘴。在今日皇冠一般，築在石上的，便是那魁北 (Quebec) 城，而在當日，叢集於崖石上面的，卻祇是

一個土民的村落，叫做斯塔打康納 (Sadacona)。崖石下環着一帶遲緩的水流，灣灣曲曲的流入大河。這裏印第安人的酋長，洞納康納 (Donnacona)，對於這一隊異鄉到來的客人，極表歡迎，可是在同時，又用種種方法，阻止他們再向上流方面航去。所用的方法，起初不過是勸說和辯論，最後竟說出許多可怕的故事，來恐嚇他們，說：如果冒險上去，這些惡事，也必實現在他們身上。然而卡退聽了，不過付之一笑，仍是堅持着前進的決心的。他把兩條略大的船，留在後面，祇用幾隻較小的船，跟隨他進行。他努力的向這條美麗的河的上游航去，一直來到一處肥美的島境，島中有個森林滿佈着的高山。這山脚下，蔭蔽所在，有個大的印第安村落，名叫瑟拉加 (Hochelaga)，四圍築着高高的木柵，內中含有五十所樹皮蓋頂的長屋。卡退和他的從者到來，又備受印第安人的歡迎；這些印第安人，簡直拿不經見的白人當做一種異人看待，——若不說是神人。有病的人，都帶了來，請白人醫，祇要白人肯用手去撫摩

他們一下，他們就快樂起來了。卡退又分送他們一些小的禮物，因得從中覓得幾個，引導他上到高山的頂巔。他在山上，可以看到四週境界，但見滿目森林，都起頭在發放秋天的麗色了。他給這個山取名喚叫曼特魯瓦爾（Mount Royal）。這個名字現在已是包括蒙特里奧（Montreal）這個壯麗的鎮址在內，和瑟拉加這個圍有木柵的市鎮，便是蒙特里奧的舊址呀。

冬天快到了，卡退就回到斯塔打康納，在魁北的巖下，建築一個小堡，以待春回。卡退沒有料到這年的冬天，是這樣的冷的，所以當那可怖的風雪下降時，他和他的從者備嘗了異常的痛苦。瘟疫又在他們中間流行起來：在這小小的一隊人裏面，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因而致死，而其餘的人，也都軟弱非常。卡退想：如果印第安人知道他們是這樣的軟弱，或者就要來攻擊他們吧。因此，他就吩咐那些病症稍輕的人，個個都要努力呼喊，槌牆擊壁，使印第安人以爲他們仍是很強健的。其實印第安人自己，也都患血枯症——便是與

法人所患的症候相同——也沒有力量去從事戰爭呵。後來有一個印第安人告訴卡退一種由長青植物製出的藥品，法人服了，果然不久都得痊愈。冬盡春回，卡退首途回法，卻用武力把那仁厚的酋長，洞納康納，和四個別的酋長，一同帶回，爲的是要他們親身告訴法國人，他們這新奇的國土。而對斯塔打康納的印第安人呢，祇說他們的酋長，極其想去望望他所自來的國家，是自願同去的。

卡退於一五三六年的六月，安抵聖馬羅。那年一冬所受的痛苦，已經够了，所以他也彷彿不想重去謁見聖羅凌斯河。加之那幾個被他用侮蔑手段，帶離鄉土的酋長，都已身死異地，而法皇法蘭西斯，於時又把全心全身，沈浸在歐洲的戰爭裏，無暇想到加拿大，更使他一時不便再行。但是和成戰息，他的心，復身轉到克勝新世界的計畫裏，而一個新的遠征，又預備停當。這一的目的，是要建設一處殖民區，好從那裏起首做工夫，使異教徒皈依天主教。

一個法國的貴族叫做羅伯瓦爾 (De Roberval) 的，被任爲加拿大的省長，而卡退卻被任爲受他約束的軍長。

卡退第三次的加拿大航行，於一五四一年五月首途。跟隨他的，有五隻船，乘着許多熱心的移民，帶着傢具和一切建設殖民區不可少的東西。得羅伯瓦爾應當是立他起程後，隨即起身的。然而卡退已在紐芬蘭等了許久（因爲他們曾約定在這裏聚集），還未見得羅伯瓦爾的蹤影到來。卡退等不住了，便獨自前進。到了斯塔打康納，就對印第安人說，洞納康納已死，可是其餘的幾個酋長，在法國快活的了不得，不願回來。然而他已察覺印第安人雖然外面仍是待他很好，內裏卻已疑心他，懷恨他了，所以就不願冒險在斯塔打康納的舊堡中居住，卻祇溯河再上，來到卡甫魯日 (Cap Rouge) 建築堡壘，預備把這裏做爲永久的殖民區。這年冬天，卻不甚冷，然而冬盡春回，得羅伯瓦爾仍不見到，卡退祇好把全體的移民，仍都裝載上船，預備航回了。到了紐

芬蘭，卻發見得羅伯瓦爾和他的船已在那裏。他們的晚到，剛剛有一年啦。在面子上卡退仍假裝着服從省長的命令，再回聖羅凌斯來，可是到了晚間他卻悄悄的離開他們，平平安安的航回法國。這次回國之後，他也不再去做冒險的航行了，卻祇安安穩穩，舒舒服服的，把下半世的時光，消磨在他的本國。得羅伯瓦爾在那時候，卻是盡心竭力，要在卡退所選的那個地點，（便是卡退曾爲取名叫沙勒斯布爾魯瓦爾（Charlesbourg Royal）的那處地方），建設一個殖民地。那些移民墾田種植，費了不少的心力，這位省長，治理的手腕，也很穩健，因而一切進行，起初都很順利可觀。然而冬天又到了，他們的糧食，不够支持到次年春暖，因而死了不少的人。好容易盼得這綿長的冬季過盡，得羅伯瓦爾也祇好帶着所餘剩的一切，航回法國，自承他所獲得的，祇是一個悽殘的失敗了。

這事以後，法國忘情於加拿大者，有半世紀。她所忙的，乃是國內的宗教

戰爭，她和新世界僅有的聯絡，也祇藉着比斯開海灣 (Bay of Biscay) 裏那些勇敢的漁人冒險橫渡大西洋，到紐芬蘭去捕打鱉魚而已。

在這世紀的末葉，英國遣派了漢符理吉爾柏特爵士 (Sir Humphrey Gilbert) (便是窩爾忒刺里 (Walter Raleigh) 爵士的異父兄弟) 率領一隊遠征隊，來到紐芬蘭，建設殖民地。這個殖民地，便是英國所設最老的殖民地。吉爾柏特得了一張特權證，上面賜給他一塊極其闊大的地方，所以他於一五八三年八月，一到這島，便把這島，用女皇伊利薩伯 (Queen Elizabeth) 的名佔領下來。雖然，這殖民區的初首雖好，至終卻未成功。原故是：移來的殖民，尋求銀子的心，較切於種植五穀的心。冬天已到，糧食又將不繼，他們恐怖起來，便都通着吉爾柏特航回。吉爾柏特的命運真劣，他所乘的，是隊中最小的一隻船，叫做「松鼠」的，祇有十噸的容載量，而一入大西洋，卻又遇見極其可畏的大風浪。船要沈了，可是他終不肯離開，卻祇對他的從人說：「孩子們，振作

起來；由海升天，和由陸升天，遠近是一樣的。」

第二章 撒母耳得占勃連——新法蘭西的父

札克卡退的功勞，是首先探明加拿大本地，而撒母耳得占勃連(Samuel de Champlain)却獲得一個較高的位置，得同列於世界的大偉人中。原故是他所建設的一個殖民區，乃是加拿大大屬地所自發生的種子。占勃連功勳爛然，稱之爲「新法蘭西的父」，名實相符，是在比斯開海灣上，一個小漁鎮裏誕生的。他的父親，是個海船上的船長，所以他自小，就嫻習了航駛術。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去的時候，年紀雖祇三十六歲，而對於爭戰探險二事，都已具有豐富的經驗了。——在法國戰爭裏，他隨著亨利第四(Henry IV)打過仗，又曾統率一隊遠征隊去過西印度羣島。

於一六〇三年，他向加拿大作第一次的航行。加拿大從此，便是他一生

事業的背景了。那時，麥馬得克勒芒 (Aymar de Clermont) 舍弩爾得沙士特 (Seigneur de Chaste) 已得了國王一個特許狀，因而就派了占勃連前去。這次旅行的目的，祇爲的是探考，祇爲的要把半世紀以前，卡退已經發現了的那條大河，重行探考一番，看看沿岸的生活情形怎樣，再看看將來在那裏建造殖民地，有什麼把握。於是占勃連便帶著這個目的，溯聖羅凌斯而上，一直來到和瑟拉加，但見滿目荒涼，闐無居民，原來這裏的熱鬧而興盛印第安市鎮，已爲野蠻的仇敵，所侵襲而毀滅了。占勃連到此的前四年，已有人來到薩革內河口，他多利克 (Tadoussac) 地方，打算建設殖民地。祇因進行者祇精明於毛皮貿易，並不注意在移民的身上，終至失敗無成。其實，在法蘭西治理加拿大的歷史裏，毛皮商人的冒險生活，比較起移民的寂靜而多勞的生活，來得更容易吸引法國人。可是占勃連一到，第一次對於移殖事業的真正努力，便開始了。

占勃連回到法國時，他的主人已經死了，主人的特權，也已轉授給皮耳雕瓜斯特（Pierre du Guast），便是蒙的爵士（Sieur de Monts），所以占勃連已經換了個新主人。新主人和占勃連於一六〇四年，一同出發去移殖於加拿大。但爲避去聖羅凌斯河上的嚴冬起見，便選諾法斯科細亞的岸邊，做殖民的區域。後此三年占勃連便以全力探考這塊區域。這場探考的故事，讀了十章便明。

於一六〇八年，占勃連第二次去遊聖羅凌斯，新主人給了他一道命令，叫他去探險，去移民，並和印第安人進行皮貨貿易，所得的利潤，便以償還遠征所用去的化費。他挑選斯塔打康納做他建設殖民區的始基。斯塔打康納，便是昔日卡退備受歡迎，而今已滅的那個印第安村落呀。他的從人，隨即忙忙的在那塊大崖石的下面工作起來。他們所建的木屋，便是將來魁北城第一批勇敢的市民的住所了。爲保衛起見，用長的木杙編成高牆，高牆之外，環

以溝塹，高牆之內凸出處，又沒有大礮。城中方場的中心點，又設了一根竿子，上面安置着一個鴿巢，以代表這殖民區的和平性質。

建築的工作，差一點尚沒有完功，占勃連查出了一件要把他致死的陰謀。這陰謀的主動者是誰呢？便是那些沒有許可狀的毛皮商人。毛皮貿易，是法皇賜與新主人的專利權，那些人私行貿易，已犯律禁，而今又想把占勃連致死，好把這殖民區霸佔得來。結果他們中的領袖再雕瓦爾 (Jean du Val) 被捕，另有四個陰謀者，也披枷帶鎖，送回法國，去受嚴厲的懲罰。

美洲的土人，在歐洲人的口中，每每喚做印第安人，爲的是哥倫布誤以爲自己所發見的這塊地方，即是希望已久的印度。然在印第安人自己中，當然是另有各別的稱呼的呀。就中以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屬於阿爾袞琴族的 (Algonquin race)，爲數最多，言語也和其他各族不一樣。阿爾袞琴人，那時大都是住在諾法斯科細亞和聖羅凌斯的北岸的。他們的同盟族中，有一族叫

做休倫 (Hurons) 族，雖並不與阿爾亥琴族同宗，却與易洛魁族 (Iroquois) 有親切的血係，而阿爾亥琴和休倫二族，都是易洛魁族人不共戴天的仇人。至於易洛魁族人，雖得算是印第安各民族中文化最高的一族，却也得算是其中最為蠻野的一支。

易洛魁人又稱做「五民族」(The Five Nations)，因為他們裏面含有五族，彼此都有親戚的關係，又都互相視爲兄弟一般。他們的國家，在魁北的南面，從昂別厘奧湖 (Lake Ontario) 直達赫德孫河 (River Hudson)。他們召集戰士時，從來過不去三四千人，然而他們的兵數雖少，印第安人卻沒有不把他們洪水猛獸般懼怕的。那末，他們的力量，到底在什麼地方呢？便在他們的組織裏。按他們的組織，無論什麼戰爭的計畫，祇要總議會提出，便能立與執行；每族固然各有議會，可是一族的議會，不能成功一個和議，而連帶着使別族的人也議和，除非總議會已同意於這件講和的事情。交戰的時候，易洛魁

人對於仇敵，往往要施行慘不可言的峻刑，然在他們自己家裏，卻是彼此相善，非常客氣的。

「易洛魁」這名稱，卻是源自法語。這野蠻的族人自己，祇自稱爲「長屋中的人民」(People of the Long House)，因爲他們所居的屋廬，是長形的。他們的屋舍，有時長到一百五十英尺。建築的中心一帶，生着許多的火堆，居民便分門別戶，環火而嬉，而建築的兩邊，便有許多隔間的房間，做爲夜間眠睡之用。

他們最大的興趣，雖然祇是戰爭，然在農業方面，他們也不荒廢。所以這些漸漸侵入的法蘭西人，往往看見有好幾英里的包粟田，從他們的村落邊伸開去。他們所用的兵器，祇是石頭做的鎗尖和箭鏃，所有的陶器，也祇是些極粗的製品，直到歐洲人到來已久，這些物件，纔漸歸淘汰。自尊，與感情的壓抑二者，是控制易洛魁族人最優越的力量。他們自少的訓練，便是以喜怒哀

懼，不形於色爲目的的。他們又有絕好的口才，能在議場中做長篇的演說，運用各種各式的譬喻，去傳達意思。然而他們的性情，在敬重老人方面，在不畏受苦以求榮譽方面，雖是極其高尚，而在同時，他們的天性又充滿了猜忌，往往使得他們去做極卑下的陰險的事情。所以在戰爭裏，他們頗喜歡乘人不備，突然襲之，至於光明磊落，以決勝於疆場，卻還不是他們所最喜的。

占勃連曾被和他非常之友善的阿爾袞琴人，請去幫助他們反抗惡仇易洛魁人。他允許了這個請求，便從從人中選出幾個，同他一起，跟着六十個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取道黎寒留 (Richelieu) 河——當日喚做易洛魁人河的——向「五民族」的國裏進發。順河而行，來到一處風景秀美的湖澤——自後這個湖即便因人而名，喚做占勃連湖。——在湖的發源處，他和他的小軍旅，便與易洛魁人的大隊相遇，人數比他們差不多要多至三倍。爭戰中，易洛魁人的酋長，被占勃連和其他幾個法國人，用鎗銃打中而死，易洛魁人

莫明其妙，立即惶駭萬分，迅速退去。易洛魁人是法國人治理加拿大時一個最大的亂源，而他們兩下的抵觸，便以此爲第一回。因此，占勃連往往受人指摘，說他不能對於印第安人嚴守中立的態度。但是如果我們把當時的情形考慮一下，看見那些不同的野蠻團體中間，存有如此的不共戴天的深仇，便知於此而要占勃連保守中立，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在他的探險事業裏，是有需乎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幫助的；如果他不幫助他們去反抗仇敵，結果非被他們視爲敵人不可。

四年後占勃連卻受了一個喚做尼哥拉維格腦 (Nicolas Vignau) 的人的欺騙，以爲至終已尋得了到契丹去的路了。維格腦帶他航上鄂大瓦 (Ottawa) 河，經過勺對爾瀑布 (Falls of Chaudiere)，來到阿留米特 (Allumette) 島。過勺對爾瀑布時，同行的印第安人看見怒濤如沸，無不驚怖萬狀，爭把獻祭物品拋將下去，以息神怒。直到到得阿留米特島，占勃連纔從幾個阿爾哀琴

人處得知所受的欺。

占勃連一心想做個探險家，他要建設殖民區，最大的目的，祇是要藉以探考新的地方而已。故於一六一五年，他便領率一個大的遠征隊去探險西域。他沿着鄂大瓦河上溯，一直航入牠的支流馬大瓦（Nitawa）而到尼比辛（Nipissing）湖。從尼比辛湖，又航到喬治灣（Georgian Bay），便是休倫湖的一個湖灣。這裏便是休倫族人所住的地方。他是允許了休倫人同去攻擊易洛魁人的，所以就隨着一隊休倫的戰士，各各滿塗戰爭的顏色，跨過昂別厘奧湖，來到五民族中的一族名叫溫嫩多加（Onondagas）族，所據的一個保衛堅壯的鎮邊。這市鎮的四周，有極高的木牆保護。牆頭上一週遭，並有一帶木池，爲的是使守衛的人能够撲滅敵人的火攻。休倫人大聲吶喊着攻上去，卻被城上射下的箭雨逼回。於是占勃連就教給他們編製柳條盾牌，以避弩箭，又教給他們怎樣去建造一種設有蔽蓋的高塔，好讓他自己和所帶來的幾

個法國人，在塔上射擊高牆上的人。這些預備，都已完成，蠻族便又進攻；但在爭戰之中，占勃連所施發的各種號令，他們卻一點兒也不能服從。軍力散漫，祇在木牆邊放了一陣毫無結果的火，即便喪氣而回。是一陣，占勃連也受了傷，祇好在休倫人中間渡過冬天；次年春暖，傷痕全愈，方纔回得魁北，那個小殖民區，備受殖民的歡迎。

占勃連的個人歷史，充滿了百折不回的精神。他一生的光陰，盡數都消磨在探險重地，戰易洛魁人，和治理殖民區裏面。

當時加拿大名義上的治理者，設於法國，是時時易人的。但是占勃連的魁北副都統一職，卻從未有變更；這是在魁北的前途裏，一件很可慶幸的事。占勃連於加拿大與法蘭西中間，來往奔波，祇爲的是替魁北那一小隊的移民，謀求經費和特權，所以他簡直就是新法蘭西的生命呵。他的性情，既勇敢而又專一，因之能懷兩個大目的：一是要尋一條捷徑通到印度羣島；一是

歐化異教人。正因要實現這兩個目的，他纔熱烈的希望殖民區，在他的獎掖下，得以發展增大起來哩。

一六二八年，法相黎塞留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受了路易十三世的全權之命，組織了一個新公司，職務是管理加拿大，所用的名稱，乃是「百友公司」(Company of the Hundred Associates)。這公司所得的特許狀裏，包含着一塊絕大的地方，加拿大，紐芬蘭，諾法斯科細亞，都包含在內，且其中幾條最重要的條件，便是公司必須派出一定數目的移民，以增加法王在新法蘭西的子民。所不幸的，這位主教不許呼格蘭(Huguenots)人前往，因而阻止了一種最好的工界國民渡過大西洋，而殖民區也就失去一班有能力，有精巧，有遠慮，深能扶助殖民區進行的人。

這個新公司，正將成立的時候，魁北的居民，正在渴望黎塞留所允許賜給的供給到來的時候，一隊英國海軍，駛進聖羅凌斯河他們的首領是提督

喀爾克 (Admiral Kirke) 所帶的指命，是攻擊一切在美洲的法船和殖民地，這是由於那時英法二國，正在交戰哩。喀爾克差人去要求魁北的降伏，而占勃連的從人，雖已乏食，防禦的設備，雖已不堪一攻，卻祇拒絕投降。喀爾克也是不知其中虛實的，因見不肯投降，便以為必是戰鬪力很足，也就不敢謬然進攻，卻祇退到河口。河口處，一隊法國的軍艦，滿載着為魁北的餓卒預備的軍火和食物，正在那裏。英艦遇見，即便施以猛攻，結果所載各物，盡被英艦奪將去了。

魁北受了一冬天飢餓的恐慌，居民無食，草根樹皮，凡是可以尋到的可吃的東西，盡被搜吃。所以次年春暖，喀爾克大兵復臨時，魁北馬上投降。法國人在那時候，飢餓已極，真是慌不擇路，飢不擇食，英國人在他們心目中，那裏是仇敵，有食品分給他們，簡直是他們的救主呢。祇有占勃連被當做擄俘帶去英國，至其餘各守卒，卻都待遇甚優，仍讓留居家中。

英國的國旗，飄揚於聖路易堡——便是占勃連建築在魁北崖頂的那個堡——者三年。但是一六三二年，英法二國和議成功於聖澤門，恩雷的和約（Treaty of Germain-en-laye）之後，聖喬治的紅旗（英國旗）復又除了下來，而法國的百合花旗，重又很驕傲的飄揚在這塊地方。那時主張法國的光榮，必需加拿大的歸還的，祇是占勃連一人，因在法王的眼裏，遠在國外的殖民地，祇被視為無甚價值的事情。占勃連指明如果英國得了聖羅凌斯河，便得了進入美洲大陸的門戶，從此升堂入室，必致勢力過強，至終，他的主張，得了勝利，而英國人雖是極其不願意，沒有法子，也祇得放棄了魁北還他。

和約既簽字的次年，占勃連重又回到魁北，這是他末一次的回來了。這個殖民地雖小，他卻費了不少的心力經營，他這一次回來，是永不再離的了。在他的治理下，加拿大得到一個平安暢旺的時期，你想他是何等的快樂！目的雖未全達，然亦可以瞑目了，就於一六三五年的耶穌聖誕節（十二月二

十五日) 歸天, 沒年六十八歲。

魁北有幸, 得着高尚如占勃連這樣的一個創始人。他的純潔的生活, 無私的志願, 在當時的移民, 和後世的來者, 都當引以為法的。如果繼起的人, 能够保持他的高尚的目的, 表示他的穩確的判斷, 那末, 今日的加拿大, 或者還是叫做新法蘭西, 也未可知哩。

第三章 法人在阿卡第的故事

「阿卡第」(Acadie) 這個名字, 第一次的發現, 是在得蒙 (De Monts) 所得的特許狀裏。得蒙便是占勃連的舊主人中之一, 他從這張特許狀裏得到的, 是移民以實一塊名叫「拉卡第」(La Cadie) 地方的特權。至這塊地方的面積, 按那張特許狀上所載, 大概是從紐約一直伸到蒙特利奧, 然在加拿大的故事裏, 卻祇包含諾法斯科細亞半島, 新不倫瑞克的本部, 緬因州 (Maine)

的一部份和愛德華王子島 (Prince Edward Island)。其實這塊地方的疆界，永是不甚明瞭的，換一個主人，便換一種疆界的規定。而風景美麗，地土肥饒，海港雄壯，且有許多的河流，卻是一塊極好的地方。

聖羅凌斯河上的移民，在那年冬天所受的疼痛，傳到得蒙的耳中，便使得蒙在一六〇四年，領隊遠征新世界時，避去聖羅凌斯那塊區域。他向南方航去，沿着阿卡第——便是今日的諾法斯科細亞——的海岸航行。隨他同行的，有兩隻船，船中所載的人，有占勃連，正從他的初次遠游聖羅凌斯回來；有蓬特林科爾特男爵 (Baron de Pontreincourt)；有一羣雜色的富人；有呼格蘭人；還有從法國獄中釋放的竊賊。得蒙就領着這樣一羣魚龍混雜的人，航繞這海岸，每一個海灣，都給命名，一直來到芬地灣 (Bay of Fundy)。在這裏他們發現了一個美麗的入口處，便是現在叫做亞那波里溢地 (Annapolis Basin) 那個地方。這隊探險者，看見這麼一帶長河，波平如鏡，兩岸又有樹木

陰蔽的小山，擋住灣外的風浪都如中了魔術一般的歡喜。於是逢特林科特向得蒙討得一個特許，便給這地方取名喚做洛瓦爾埠 (Port Royal) 並定計在這裏建築家園。可是其餘的人，仍向前進，尋覓他處做基址。

既發見了聖約翰河 (這名字也是他們取的) 得蒙和占勃連來到帕薩馬誇第 (Passamaquoddy) 灣，便是聖克拉 (St. Croix) 河口，今日緬因州的州界。他們在這個灣裏，選了一個島做建設殖民地區的地基，又派遣逢特林科特回法國去謀求供應。那年的冬天，天氣異常寒冷，使這些不幸的移民，受着可怖的苦。他們所住之處，是個島嶼，因此往往會與大陸斷絕。獲取柴水的交通。陣陣的雪，陣陣的霰，打到建築甚粗的木廬上，祇要有一絲的隙縫，便要尋路鑽將進來。占勃連固曾竭力設法去提起那些移民的精神，但是血枯症又發生了，冬盡春回，去年滿抱希望滿有毅力的七十九人，祇剩下四十四人而已。那年春天，逢特林科爾特從法國帶到許多新的供應。但是這個海島，不宜

做殖民地的情形，已經看出，他們便決定離去此間，另尋比較更爲適宜的地方。隊中的幾個首領，出發去探險於海岸，然終找不着什麼好的，也就祇得全體重到洛瓦爾埠來。至那個島上，因爲寓期很短，並沒有遺迹留傳至今。

這年冬初，達特林科爾特和得蒙回轉法國，把洛瓦爾的治理權，留交占勃連。得蒙聽得他有幾個仇敵，正在法國的朝廷上，力勸法王奪回他的特許狀，所以他必須回國自謀。洛瓦爾埠附近的印第安人，喚做米克麥克族 (Micmacs)，他們的酋長曼柏爾討 (Membertan)，是個極其聰明的老人，對於法國人的待遇，非常之好。這裏天氣甚是溫和，地位又有屏蔽，兼以土人的酋長，又肯這樣的親善他們；天時，地利，人和，三得其宜，所以移民在這裏一點兒也不會再受上年冬季的困苦。但是春天來時，食物又漸見稀少了，而所希望的從法國運來的供給，又不見到，占勃連於是大憂。便有移民自造的兩隻小艇，起身航往紐芬蘭去。紐芬蘭是法國當時的一個漁場，所以他們的意思，便是

想到那裏去遇漁舟。然而他們剛去不久，達特林科爾特便到，隨船帶來的，除了那望眼已穿的供應所需外，還有許多移民。其中一個，便是巴黎一個律師，名叫勒卡波（Lescaurbot）的，他後來成了新法蘭西的編史者。得蒙還是因為上述的事，不能同來。

占勃連和達特林科爾特用了一個整夏的功夫，沿着美洲的海岸探險而下。歷盡風波，備嘗艱苦，回來時，卻見洛瓦爾埠的殖民區，在勒卡波的管理之下，非常的興旺，充滿了精神。原來勒卡波的性情，光明磊落，活潑有為，移民受其鼓舞，莫不興起，他又使他們各各做工——耕田咧，種禾咧，植菜咧，——有事做乃大快樂。那年冬天，占勃連又發起了一個「盛時會」（Order of Good Time），以增進同人間的友誼。他們的食品，很是豐盈，因為法國運來的供給，甚是充足，而魚啦，野獸啦，野禽啦，又可以從印第安人處得來。那些印第安人，往往在達特林科爾特餐膳進行的時候，在他一個大的房屋裏，圍著火蹲踞

着，而他們的酋長，便是那年老的曼柏爾討，卻坐在首席上，因為他的智慧和仁慈，都是大家所欽佩的。那黑暗無聊的冬天，便是這樣快快樂樂的度過去，冬盡春回，這些移民，個個心中都充滿着希望，極熱心的跑到他們的田莊裏去做工。又動手造一個水力磨房。那時候，什麼事情都似乎是非常興旺的，而突然之間，祖國傳來一種惡消息。從法國來了一隻船，說是得蒙的特許狀，已被取銷，移民們再也不能得他祖國的幫助。這個惡消息，使他們不得不離開手關的向陽田地，和洛瓦爾埠頭，晶瑩的水邊，所建造的家園，而航回法國，卻把殖民地全部，託給印第安人。年來賓主相投，一旦別離，都覺黯然無色。法國的殖民地，靠賴自己的努力的太少，靠賴皇家的恩惠的太多，所以一旦皇恩撤去，——這是常常遇見的事，——移民們便不能夠獨立營生，這是法國的殖民地一件最不幸的事情。即以此次而論，喪失了許多的生命，費去了無數的金錢，又消耗了莫大的精力，以創設一個阿卡第的殖民地；而現在呢，因為

國王對於得蒙的笑臉，已經收斂，遂致一切的前功，都化煙雲。

三年後，於一六一〇年，逢特林科爾特重回到洛瓦爾埠。這洛瓦爾埠，如此的使他歡喜，他簡直不能在法國安居。他帶來一個傳教的僧侶——神父拉夫勒雪（Father La Fliche）。這人以極大的熱心，進行勸化米克麥克人來歸耶教的工作。曼柏爾討和他的族人，都歡歡喜喜的接受他的訓導。曼柏爾討的皈依心，如此的懇切，還費了很大的氣力，纔能阻擋着他，使不要去攻打一切沒有立刻皈依的印第安人呢。至於占勃連呢，再也沒到阿卡第來了，此後的歲月，盡數都消耗在聖羅凌斯，上章已講過，茲不再提。

這時候，法王（亨利四世）——便是賜與呼格蘭人信教自由的君王，——已被謀害，而新王路易十三世的朝廷，卻佈滿了信奉天主教極其熱心的人。當時盛行的有個為教會得人的大願望。對於這件事，自皇后以及命婦，都十分的慷慨，因而馬上就集成了一筆巨款，以為遣派那身穿黑袍的耶穌

教徒，去到美洲之用。那時的美洲，是森林滿佈，無路可通的，而這些教徒呢，祇要能够去勸化異教徒，都被派去受苦，視死如歸。皇后有一個命婦，名叫革戲維夜夫人 (Madame de Guercheville)，把在阿卡第的呼格蘭人的股份，一起買光，又從國王處得到一份賜與，把北美洲全部，從佛羅利達到聖羅凌斯，一起屬她。

有兩個耶穌教徒：一名神父卑爾德 (Biard)，一名神父馬斯 (Masse)，於一六一三年，率領一個遠征團出發，想要在阿卡第，昂諾布斯科特河 (Penobscot River) 附近 (便是現在緬圖州裏一處地方)，創設一個殖民地。祇是他們的工作，還剛在起頭，便有一個英國船，由維基尼亞的撒母耳阿格爾 (Samuel Argall of Virginia) 指揮着來攻擊他們。阿格爾的宣言是：法國到此殖民，乃是侵犯英皇哲姆斯一世 (James I) 的領土；因為北美大陸，是英國派出的喀波特首先發見，論優先權，北美全陸，應是屬於英國的。阿格爾既攫取了這殖

民區，便把多數的移民，俘虜般帶往維基尼亞；其餘的人，就都留在一隻小艇上，任其浮沈。後來經了許多的苦難，他們纔被一隻法國的商船救起。

維基尼亞的長官從衆俘虜中打探得洛瓦爾埠，也是法人的殖民地，便再派遣阿格爾去捕獲牠。阿格爾一去，手到擒來，因為逢特林科爾特並沒想到會有仇敵，因此一點兒也沒有提防。阿格爾的心腸真硬呵！那些於萬丈的期望之中，豎造的建築物，一概都被焚燬；青青的禾苗，一律都被蹂躪。可憐那些無告的移民，祇好無食無家的，度過嚴冬。而阿格爾呢，——一將成功萬骨枯！——卻回到維基尼亞，受英皇的重酬，封爲武士了。

原來在這時候，英國雖宣言說北美大陸的全部都屬於她，而在實際上，所佔之處，祇是極小，且爲時亦僅起頭。維基尼亞裏哲姆斯鎮 (James town) 是個正在興旺的小殖民地。紐芬蘭也有一個殖民地，正在創設。還有英皇哲姆斯的一個蘇格蘭倖臣，——威廉亞歷山大爵士 (Sir William Alexander)

——得了英皇賜給他的阿卡第全部，也在忙忙的預備計畫，要在他的新產業上殖民。然在那時候，法國已有了一個極堅的堡壘，在聖羅凌斯河上的魁北，又有一個殖民區在阿卡第了。

洛瓦爾埠既遭浩劫，逢特林科爾特就回轉法國，鬱鬱以終，他的兒子邊可爾（Biencourt），逗留在阿卡第，後來也曾重建了洛瓦爾埠的一部分。邊可爾死，他的產業和權柄，給了他一個至交密伴，查理得拉都爾（Charles de la Tour）而劫數卻又臨到阿卡第的法人身上來。喀爾克提督，既打敗了運供給物到魁北去的法艦，就用威廉阿歷山大爵士的名，佔據阿卡第。查理得拉都爾不服，只在薩布爾角（Cape Sable）附近一個小堡中，始終堅守。到一六三二年，英法兩國的和約成了，得拉都爾便因他的矢志不降，始終如一，得升爲阿卡第的副都統。

法國因着占勃連的力勸，說在新世界上佔一席，是法國的光榮上一件

不可缺少的事情，現已決定要把阿卡第做成一個真正堅壯的殖民地了。黎塞留有個朋友，喚做以撒得拉徐利 (Issac de Razilly) 的，被派爲阿卡第的總督。然同他一起來的，有個喚做查理道奈 (Charles Daunay) 的人，（或稱沙尼色的貴族 Seigneur de Charnisay）這個人來不打緊，卻使這如日方升的殖民事業，平添出無限的風波。一六三六年，拉徐利死後，得拉都爾和沙尼色二人中間，因爲互爭總督之位，起了很大的爭端。

沙尼色在朝廷上，有很大的權勢，所以極力排擠，終得奪去得拉都爾在殖民區的權位，並得法王下令召他歸國，聽候裁判。你想得拉都爾怎肯靜受這種不公平的辦法呢，他只深溝高壘，堅守在聖約翰河口處，他自己的堡中，以抗拒敵人。其實，這也怪不得他，因爲這種待遇太不對了。扶助他的人，有一些忠於舊主的法國軍人，還有一些印第安人。可是他最大的力量，卻在於他那美麗的妻子的勇敢與熱心。沙尼色第一次的攻擊這堡，因爲守護者的餉

源甚足，大敗全輸。沙尼色鑒於此，便要設法封閉這堡。可是得拉都爾和他的妻子，早知其意，乘間溜出，來到拉洛瑟爾（La Rochelle）上船，駛到波士頓（Boston）。波士頓的人，本都是二十餘年前，爲尋求信教自由，逃離家鄉渡大洋而到此的，此次就很表同情於得拉都爾而情願幫助他。他們率領着五隻船，向沙尼色迎頭一擊，沙尼色大驚，慌忙退回洛瓦爾埠來。

這幾場的失敗，祇使沙尼色對於敵人的怒氣，愈益增高，所以二年後，於一六四五年，他又來攻打拉都爾堡（Fort La Tour）。這一次，在他是以爲取勝易如反掌的，因爲他知道得拉都爾不在堡中。然而他卻把得拉都爾夫人忘了。這位夫人，如此的鼓勵她的士卒，一以當千，雖臨大敵卻毫不畏懼。他們堅守了差不多三個月了，糧餉雖已漸缺，甚至於兵器已漸短少，而他們兀是死守不降。然而末日終不可逃，因爲四面封鎖著不能有一隻船突圍而入，以供給餉源。最後，沙尼色乃決定施行一次最大的攻擊，使他的人，盡數上岸，猛攻

這堡的靠陸一邊。雖是如此，守禦者還堅定不搖的抵抗了兩天。後來出了一個賣城賊，開門迎敵，沙尼色纔得入堡。可是敵人雖已入堡，得拉都爾的從者，還是繼續決戰，不肯退讓呢。沙尼色看見這種情形，深恐至終還要失敗於一婦人之手，便遣使者，說他們守城不二，忠勇可欽，特持優待條件，請他們歸降。得拉都爾夫人以爲他是誠意，就允許了他的條件，把堡交給他。不意一切交代剛纔辦完，沙尼色便撕了契約，當她的面，嚴拿她的忠心的從人。她自己也被這無恥的沙尼色，盜往洛瓦爾埠，後數星期而亡。現在仇敵已完全剷滅，沙尼色走了數年的紅運，獨霸全阿卡第。可是正當一切事物，似乎都在對他含笑的時候，他卻一不謹慎，失足落入洛瓦爾主的河中淹死！

一聽見這個消息，得拉都爾（那時正亡命在新英格蘭），就回法國來，把這件案子上訴法皇，求得多量的賠償。產業也復了，又被任爲阿卡第的總督。他的一生，風波頻起，現在好像是老運亨通了，不意於一六五四年阿卡第的

海岸邊，來了一隊英國戰艦，把拉都爾堡和羅瓦爾埠一併奪了去。那時候，英國和法國，並沒有戰事，所與戰的，乃是荷蘭，而這隊海軍，從英國派出，也是要到赫德孫河 (River Hudson) 去襲取荷蘭殖民地的。他們來到波士頓，聽得英荷二國，已經議和，煩悶於失掉戰爭的機會，就在歸途上，順便奪取阿卡第，以出口悶氣。那時英國的當軸，是克倫威爾 (Cromwell)，他拒絕把阿卡第還法國，卻只聽從拉都爾的請求（因為拉都爾親自來到英國爲自己申訴），賜他做經營阿卡第全部的英人公司中一個第三位的股東。遭了這麼多的橫逆，拉都爾也就倦而思靜了，於是買了他的股份，退出阿卡第的歷史舞臺。至於阿卡第這殖民地，雖然暫時歸英國管理，到一六六七年，查理二世 (Charles II) 與法人訂立不勒達條約 (Treaty of Breda)，卻又歸還法國。

第四章 耶穌會友在加拿大的故事

英國與法國，在將近十七世紀的中葉時，於美洲所創設的小而精悍的殖民區，都有成功。英國的殖民，多在美洲的東岸，從鯊魚海角（Cape Cod）到維基尼亞到處都有。他們雖只靠近海濱，卻已自足，並不再想冒險深入後面那銅牆鐵壁般的森林。原故是征服和發見，並不是使他們離開母邦（英國）的動機，所以到了這裏，他們也並不熱心於探考高山深林之外，還有什麼境界。數內的人，許多只是爲着謀生而漂洋過海，其餘的來此，也只爲的是尋求信教的自由。因此，他們只在最近之處，揀擇合適的地方，砍去林樹，種植五穀，建造房屋，成功農家和商家。

至於法國的移民，卻相去天淵了。海岸差不多完全避去；主要的殖民區，都在聖羅凌斯河——那條通入大陸中心的大水道——的沿岸。原來並不是什麼生活問題，使法國人離開他們和暖的本鄉的；他們所以能够成爲好的移民的，實因好爲冒險事業的原故。法人的性情，都是些喜動不喜靜的，

很不滿意於遲鈍的田間生活，總想跑到從無人到的地方，和印第安人作毛皮的交易，大發橫財。他們的首領們呢，也都是像占勃連一類的人，心中莫不充滿了征服，勸化，爲國王開拓疆土，爲教會擴張勢力，……等思想。這兩種大相徑庭的動機，便是致使英法二國的殖民區相差天壤的根本原因了。故其結果，——法國人在加拿大，只把他們的舊風俗，舊虐政，舊封建制度，刻板般複製一番；英國呢，所差出的人，卻都充滿了獨立的精神，自由創造，得以歷久而愈大。

宗教在加拿大的歷史裏，關係是很大的。天主教這宗教，給了加拿大許多的男女英雄，又供給了無量數的故事，講到見義勇爲，不畏強暴的事情。但是羣往新世界去的耶教會徒，在宗教方面，雖是熱心，爲宗教而死，是所素志，在殖民事業方面，卻算不得最好或最宜的人。這塊地方所需的，是成了家的居民，因爲必如此而後家庭的幸福，田莊的快樂，始得使他們安居樂業，盡殖

民所當做的本分。而其實際上，某著作家如此寫：『只有殉道的人和童貞女，是天主教派遣到加拿大來的，男人和女人，天主教卻不肯送來。』耶穌教徒的熱心，終是百折不回的。他們把所存的志願，在歐洲宣訴，捐得了錢，就強勸勇敢的男女，跟隨他們來到美洲，深入森林中素無人到的地方，建設傳道區。於殘酷而可疑的蠻族村落中，遠離一切可以得到援助之處。然而教士們犧牲一己的雄心，熱烈是這般的熱烈了，殊不知天主教只因不許呼格蘭教徒到加拿大來，便把弱點帶給新法蘭西，而無可救藥。呼格蘭教徒如果能够得着信教自信的許可，是很喜歡到聖羅凌斯河來，——和清教徒 (Puritans) 到新英格蘭去一般，——抗嚴寒，拒蠻敵而不稍卻的。他們既不能來，而有家的天主教徒，又不願離開舒服的家鄉來此，所以天主教的人，來做僑民的，除了一些僧尼外，真沒有多少人了。

穿灰袍的來可勒 (Recollers)，便是法蘭西斯坎教派 (Franciscan Order)

中的一宗丐僧，首先深入加拿大而爲天主教各派傳教士的先鋒。他們於一六一五年，同占勃連一齊出來，僑居於魁北，便分發其教士到四鄰各蠻族裏去。占勃連第一次去拜望休倫湖時，他就尋見一個來可勒的神父，名叫勒卡郎（Le Caron）的，已經先他到此帶着福音在這裏創立教會了。來可勒到此的後十年，耶教會徒纔來。他們一到就爲本會立起一所寺院在魁北。

耶穌會徒，長流不息的努力，每每使治理加拿大的官長，非常爲難，非常煩憂。他們繼續着深入無路的森林，勸化印第安人，使歸天主教；愈入愈深，所建立的小教會，離開魁北援助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也愈來愈遠。易洛魁人是蠻勇好殺的，所以這些小教會的深入內地，好處倒沒有，只使傳道者，屢次一的慘受易洛魁人的殺盡而已。

蒙特利奧這城，是法國國內幾個熱心宗教的人建立的。這個美麗的小島，便是昔日卡退所發見的，被取爲鎮市的基址，將以建設一所教堂，第一次

百舉俱備的呀。這一隊人，由一個勇敢而熱心的軍人梅宋奈武 (Maison-neuve) 統領着，於一六四一年的秋天，到得魁北。那時加拿大的總督，深知道易洛魁人兇很好殺的性情，不易相處，總想他們把殖民地建立在魁北的附近，可是梅宋奈武呢，雖得此種勸告，終於要往蒙特利奧去創基。次年春天，這熱心的小殖民地，便在馬利得蒙特利奧村 (Ville Marie de Montreal) 的高牆裏建始了。

易洛魁人看見白人竟敢侵入他們的領土，雷霆般怒不可遏了。這馬利村原是離黎塞留河很近，而黎塞留河又是易洛魁人的大道，固無怪乎他們要如此。戰隊遊行於森林中，無論什麼人，敢從堡中出來，遇見就被殺害。其中一隊，又設法捉得了一個耶穌會徒——神父以撒約格 (Father Isaac Jogues)

——他那時正同着一隊休倫的毛皮商人取路到魁北城來。被捕的人，被向黎塞留河的下流帶去，沿途經過島嶼星羅的占勃連湖，來到馬霍 (Mohawk)

上岸，每經過一村，便受一番村人的毒虐。這種慘無人道的野人，對於對付仇敵的方法，真是非常有研究的呵，他們一舉手，一投足，總要使被捕的這幾個人，喊幾聲疼苦。天天的毒刑，說起來非常的可怖，而其中竟還有能够生還的，也就很可怪了。就中約克神父，是最能鼓勵信天主教的休倫人的，被易洛魁人帶往阿爾巴尼（Albany）去。阿爾巴尼乃是赫得縣河上一個荷蘭市鎮，得着荷蘭人的幫助，卻得逃出虎口，生還法國。那知可怪的事還不止此，第二年，他又來到加拿大，身體雖已殘廢，精神仍是完全，至終還是死在易洛魁人的手裏，得到殺身殉道的令名！

休倫人所住的地方，有個大湖，因族得名，便也喚做休倫湖。這裏的傳教工作，是來可勒會徒創始的，繼而爲之者，便是耶穌會徒。他們看出休倫人比較別種印第安人，來得容易接受新教訓，便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建設無數的教會區域在他們中間。但是他們的成功，雖然偉大，曾以他們的勇氣，及對於

疾病者周至的看護，得到印第安人的心，而可怖的慘禍，早已伺伏待發了。

易洛魁人的總議會，對休倫人宣戰了。這一戰的目的，不只是要征服，簡直是要滅絕他們。這個打擊，便於一六四八年，落在這坦然無備的休倫人身上。到第二年，他們的土地，便成了荒邱沙漠，而劫餘的族人，都顛沛流離在遠方各族中。傳道的人，也都視死如歸的與他們同盡。說也可異，休倫人接受了天主教以後，彷彿就失掉了戰爭的能力，對於他們的仇敵，一點兒抵抗力都沒有。易洛魁人經過這麼一次的觀兵耀武，他們的威勢，就稱霸於加拿大，致使法國人，只好緊守在魁北，蒙特利奧和三條河流的堡牆中，雷池一步，都不敢擅越出來。只在這幾處堡外的附近，便是易洛魁人任意殺人，橫行無忌的地方，就是極其微小的殖民區，也被他們掃去。

易洛魁人沈醉在征服的醇酒中者，差不多要到十年。他們的趨向，似乎是要把一切的仇敵，盡數滅絕，一人不留，而兵戈所指，勢如破竹。法國侵佔了

他們的土地，侮犯了他們的尊嚴，法國自然是他們的仇敵。英國人呢，並不去驚動他們，所以他們便和英人友善。如果他們是個軟弱的民族，介乎英法二國殖民區的中間，必被擠碎了，但是他們兵強智足，曉得怎樣去利用這一個歐洲仇敵，來抗拒那一個。美洲各族固然沒有一族能够和他們相抗的，而易洛魁人，久事戰場，到底也受了很重的損失；幸而他們有一種容納某幾種資格的俘虜的風俗，所以他們的人數，尙不至驟減。

易洛魁人橫行無忌之日，正是法國殖民自暴弱點之時。他們自己證明，對於聯盟各族，——譬如休倫人，——不能保護，甚者對於保持自己現有的地位，也還得好好的籌備一番纔行。『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易洛魁人看見這種光景，自然要公然鄙棄法人。於是易洛魁人對於法人所施的迫脅，便日緊一日了。

最後到一六六〇年，消息傳到蒙特利奧，說有一隊全副武裝的易洛魁

馬隊已順着鄂大瓦 (Ottawa) 河而下，要來毀滅這殖民區。卻有一個年青的法國志士，住在蒙特利奧，名叫多拉爾 (Dollard) 的，很想建件大功，以消滅他名字上的污點。於是就報奮勇，同十六個別的人，不等蠻族的馬隊到城，倒迎上去，要使印第安人相信法國人還很能够戰爭。他的同伴，個個設了誓，要把各人的性命獻給法國，便與多拉爾一同去到一處古舊的木寨裏，擇地勢以堅守。這木寨的地址，便在隆蘇爾瀑布 (Long Sault Rapids) 的附近，即是鄂大瓦河與聖羅凌斯河相接的地方。此外又有一個勇敢的阿爾袞琴酋長，帶着十個休倫人來協助他；他於是便以這一小隊的兵力，等候易洛魁人。易洛魁人的戰隊，不久就到了，共是七百名壯夫，鼓嘈吶喊，猛攻這個小堡，卻被守兵打得大敗，死傷極多。接着守護者又不停的戰了三日，沒有一刻鐘的休息，也沒有時刻去吃點東西。他們又飢又渴（因為堡中沒有水），然而英勇不衰，努力抗拒，直至木牆以外的屍首，高高的堆了起來，仍不稍息。至終火礮熄聲了，

易洛魁人於是破堡而入，但見這些少的守卒中，除五人外，餘者全死，而這五個生存的，也都瘡痍徧體了。五人中的四個，不等拷打，便已死去，尚有受拷打的時間的，只有一人而已。如此可謂全師覆沒。然而他們無畏的精神，堅決的勇氣，卻並沒有虛費。易洛魁人看見這種情形，受了莫大的激刺，便放棄攻擊蒙特利奧的觀念而退回原居。

法人心中正在滿存着畏懼易洛魁人的觀念時，脚下所踏的土地，又使他們充滿着迷信的恐懼。怖人的地震，搖動了地面，震碎了河中的大冰塊，倒塌了城中各戶的煙囪。天上呢，奇異不經見的流星，發見於恆星中間；地下呢，堅實的地面，會搖擺起來，發出可怕的聲音。於是這可憐的僑民，沒有一時一刻，不生活在恐怖畏懼之中了。

地震發生於一六六三年，而從這年始，比較安適的時期，纔臨到加拿大。加拿大從那年起，成了一省，直接服從法王的治理。至於那百友公司呢，完全

沒盡他們的本分，罪狀已露，便被解散了。百友公司真對不住那般僑民！他們的注意，完全在毛皮的貿易上，卻已忘記了殖民區的利益和發達所需。所以在這公司辦理結束時，加拿大的人口全數，不過二千。

第五章 法皇直接管理下之加拿大

加拿大直接爲法皇所管理而爲『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者，有一百年。從一六六三年到一百年後的巴黎和會，加拿大安享着祖國的君王與大臣的恩養與護衛。固然也有時候歐洲的政策，別有所圖，而把她忘記，然而以全體言，波旁各帝(Bourbon Kings)便是當日法國帝系之名稱。對於他們在新法蘭西的子民，都是很大量的與以供給，很慈愛的加以注意的。其實，若是殖民們在他們自己的富源上，再使獨立一些，如同英國人在美洲的一般，他們自賴的能力，或者更能發展些。既不是這樣，所以他們莫不引領而

望着法國，供給他們守禦之具和一切其他的所需品了。

加拿大的政府，在皇家的直接管理下，有三個領袖機關：一是總督署；一是監督署；一是皇家議會。總督代表法皇，境內一切的軍隊，都是歸他節制的。監督呢，在名位上，雖然稍卑，在實際上，權柄卻是更大。他是一切民政的首領，有管理財政和一切供給事宜的大權，又能把他所作所爲，直達天聽，上奏摺給本國的殖民總長的。他既是個文官，得有法律的訓練，比較起那武備出身的總督來，佔便宜的多了。而這種分權制度，又引起了許多的爭端：總督和監督有起錯失來，便都互相推諉。

在加拿大的國民，沒有過問政府的權柄。所謂議會呢，其中分子，只是總督，監督，主教和其他十二個由國王所指定的人員。主教自然是代表教會的，而教會的權勢，卻是無大不大。居民中一大部分是僧侶，土地中多半部份是屬於教會的，所以主教的權勢，往往會超乎總督或監督之上。

初由皇家直接治理時，加拿大的法國人口，不過二千，可是一經皇家的鼓勵與提倡，人口就迅速的增加起來，在十年裏，差不多加添了一倍。殖民送來了極多，其中多數是女人，後來都做了殖民的妻子。這些女人，都是嚴格挑選的，個個都很堅壯，能够在這新開闢的地方，過勞苦的生活。

法國的舊制度，移植於加拿大的很多。其中一個，是封建制度。這制度在基礎上，已不是軍人主義的了，其目的，在乎使僑民永居斯土，不致漂開去。於是就造成了兩種階級：一是貴族階級；一是居民階級。貴族們由國王賜給田地，只要他們耕種着，不使荒蕪便了。這些田地，他們當然不能自種的，就轉讓給僑民種，而殖民就成了他們的臣僕，由他們得爲田地之主。至於居民階級呢，就必需耕種田地，所得的穀子，必需拿到貴族所設的椎裏去舂，必需出租錢或租物，並且必需交上十分之一所得的魚。

當日既然只有聖羅凌斯河是條大道，貴族們便都沿河擇地以圖便利。

因此，土地便被分割成狹窄的田帶，順着河直上到森林的深處。而這森林呢，便被用爲獵場，和木料的來源所。

貴族階級，和居民階級之外，又有一種喚做『林中游客』的。他們乃是離去市鎮間動受拘束的生活，來到林中，要與印第安人，共享無拘無束的野地生活的法國人。他們遨遊於林中，發現新的地方，並進行毛皮的貿易。

於一六六五年，特拉西的侯爵 (Marquis de Tracy) 被任爲總兵，於萬衆歡呼聲中，來到魁北。他的職務是什麼呢？乃是把殖民地裏的秩序，整理一番，好爲新憲法預備進行的道路。

加拿大第一任的總督和監督，與特拉西的侯爵，同年來到，這二人是很好的。苦爾色勒 (Courcelles) —— 總督 —— 是員能將，大倫 (Talon) —— 監督，—— 又能盡心竭力爲殖民地增進幸福。爲懲戒那屢來襲擊的印第安人起見，苦爾色勒就率領了一個遠征隊，深入易洛魁國的內地。他於一六六六年

正月出發，經過黎塞留河，占勃連湖和佐治湖（便是占勃連大湖延續而成者），來到赫德孫河。這裏卻錯走了路，不曾到得易洛魁人的村落，卻來到荷蘭人民的居留地裏。這荷蘭居留地，很不表示歡迎，並告訴苦爾色勒說：『他此來乃是侵犯英國的領土，因為查利二世，已在二年前，把這荷蘭居留地據爲己有了。』所以苦爾色勒只好率隊回轉魁北，一點兒事都沒做。

但易洛魁人並不因此便得永久橫行，到九月，又有一隊共是一千三百人的大軍，由魁北出發，去攻打馬霍人軍中的主將，是特拉西侯爵，可是苦爾色勒也同着一齊出來。這一次，軍行的方面，並沒有錯，全軍一直來到馬霍地方。屢勝而驕的印第安人，料不及此，看見如此強盛的軍容，立即逃遁，置其村落於不顧。法國人於是放火，燒盡一切的村莊，毀去到處的倉廩，然後全師而還。這一場教訓，曾把易洛魁人暫行攝伏，不久他們便來求和，大家相安於無事者，差不多有二十年。

新法蘭西從此得以安居樂業，經過一個隆盛的時期。魁北記錄上，第一次的跳舞，便於一六六七年二月舉行。國王路易十四世呢，對於他的皇省，也竭力表示父道的興味，食用品物咧，移民咧，都由他的私庫中，支取款項，很奢侈的輸運將來。

苦爾色勒於一六七二年回國後，他的位置，便由加拿大歷史上一個最大的人物，名叫夫龍特那克伯爵 (Count Frontenac) 的繼任。這人長大於歐洲最繁華的朝廷上（當時路易王的朝廷，是歐洲最繁華的），在年青的時候，便已在當時世界最有名的陸軍裏，得到過人的名譽。然而年已五十有二，卻肯離開這一切的尊優，來到加拿大，做新法蘭西的總督。

他的性情，雖然不免驕傲，卻是並不殘酷，所以終得證明他自己是個卓越羣倫的長官。在他的管理下，他從不讓印第安人佔上風，總是表示一種堅定的態度，使一切的逆謀，不止自息。總之，他實具有做新地長官者一件必需

之物，便是對於本地，有決其後必強大的信心。

現在易洛魁已不在森林中率隊巡行，專尋白人而殺了，法國人也漸漸向西開闢過去，走出聖羅凌斯河下流的範圍（蓋他們前此的活動範圍，只拘於下流一帶）。於是便在昂別厘奧湖（Lake Ontario）的北岸，現在金斯頓（Kingston）的舊址上，建築一所堡壘，即以總督的名字爲名。這堡建於一六七三年，乃是後來大湖沿岸鐵鍊似的一帶前哨堡中的第一個。

最後易洛魁人，受了英人的鼓動，重又生出變故來。鄧幹參將（Colonel Dongan）那時是紐約的總督，極想把毛皮交易，從聖羅凌斯河折到赫得孫河，從此可以到得英國殖民地。因此，他就設法要破敗五民族和法國間的和平。適當其時，五民族辛尼卡（Seneca）的一個領袖，被伊里諾斯的印第安各族中之一謀殺了。易洛魁人便發誓要把他們全族的人，一概殺盡。夫龍特那克，請他們來赴會商議此事，可是易洛魁人受了鄧幹的鼓勵，竟膽大起來，說

要夫龍特那克來就他們。雖然，這個膽大的拒抗，並不長久，這果決的總督（他們稱之爲 *Ononto*），禁止他們攻擊任何西方民族的命令一出，抗拒的態度，馬上就歸消滅。他們怕他的兵隊，要來到村中，所以馬上都服從他的命令。

夫龍特那克不幸卻遇着一個意志力同他一般堅壯的人，在魁北本城。主教拉瓦爾（*Bishop Laval*），加拿大的第一任主教，於一六五九年來到魁北。他的一生，永是不斷的和各任的總督爭競的。他的心境很褊窄，總是極堅定的。想要使教會的勢力，高出塵世一切機關之上。這種見地，自然使他屢與總督們起衝突的，然而若是除了這一件事之外，他的一生，非常克己，對於貧民，也富於憐憫救助的熱心。便是由於他的勢力，夫龍特那克伯爵纔被召回本國的。繼而代之者，是個年老的軍人，名叫拉巴來（*La Barre*）。

易洛魁人知道夫龍特那克的強壯手腕，已經移去，立刻就多事起來，並

發誓要掃盡伊里諾斯的印第安人。這拉巴來呢，性情柔懦，不去仿效前任的堅決政策，卻讓辛尼卡人去屠殺伊里諾斯人而報仇，唯一的條件，只是不許他們攻擊休倫人和鄂大瓦人。他要庇護這北方幾族，是使毛皮交易，穩妥進行，毛皮交易的利潤很厚，已經使他快快的致富了。後來辛尼卡人，卻把他在伊里諾斯的皮商捉去，於是這貪心的總督，纔大發雷霆，率領軍隊，侵入辛尼卡人的境內去了。

他把軍隊九百人，駐紮在昂別厘奧湖的南岸，表面上觀之，實是在那裏靜候腸熱症的襲擊，直至全數的軍兵，差不多都染了這病而已。於是易洛魁人來了，以數倍的兵力，把他們圍困。當時易洛魁人如果樂意去毀滅這隊病夫兵，儘可使其全師覆沒而有餘。若果如此，法國在加拿大的勢力，也就一筆繳消了。可是這班機靈的戰士們，再敏捷不過，知道倘如他們把法人的勢力，完全除盡，英人便要全盛起來，所以只和他們訂了一個片面得利的和約，去

羞辱羞辱他們便了。因爲這件事，拉巴來即被召回，繼位的是第農維葉的侯爵 (Marquis de Denonville)。

這個新總督，比較拉巴來來得剛強而且能幹的多。即以易洛魁人之道，反治易洛魁人，他也採用陰謀手段，來制伏辛尼卡人。他立意要在奈阿嘎拉 (Niagara)，建築一個堡，因爲奈阿嘎拉的形勢優越，足以控制西方的貿易。可是這堡的地址，是落在辛尼卡人的境中的，因此他就召集一場會議，把各酋長一起請到夫龍特那克堡裏來。不幸的印第安人，卻沒疑到這層，一個個都陷入圈套，盡被擒捉，解往法國做俘虜。這幾個最重要的人，既被除去，征服辛尼卡人，便成容易的事情，而奈阿嘎拉堡，不久便建立起來了。

正如所料，易洛魁人果然發誓報仇。在正式的戰爭中，他們多分是不能取勝的，所以他們總避去一切具有正式性質的戰爭，卻只分爲無數的小隊，迅速來去，一到就殺人放火，防不勝防。他們只揀人家最不提防他們來的地

方攻擊，所過之處，盡成一片焦土。

五民族焚燒屠洗的事實中，最大而且最可怕一件，發生於一六八九年夏天的一個晚上。那晚風雨交加，人聲不聞，不意一隊蠻族的戰士，竟乘着人家不防備，都入睡鄉的當兒，殺到拉新 (Tachino)——蒙特利奧島上端的一個村落。可憐那些居民，忽然之間，從睡夢中驚醒，一點抵抗力都沒有。一個個都被從牀上拖起來，推到火裏燒死的燒死，嚴刑拷打的拷打，慘不可言。村落是燒成白地了，殺死了二百人，屍首就丟在焦瓦中，此外還把一百二十人帶回去，慢慢的拷打。

自始至終，沒有一個救兵，從蒙特里奧發出來。法人已經被他們驚的呆了，勇氣也因而喪盡。這得了勝的野蠻人，帶着俘虜，公然在蒙特里奧的附近遊行，而城中的守卒，得着長官的號令，禁止他們出去攻打，見了這種情形，都不敢妄發一兵出城。

這時的危急，已臻極頭了，卻得夫龍那特克，以七十歲的老翁，重來援救加拿大。他一來，法人的勇氣和希望，重新振作了，可是易洛魁並不爲先聲所奪，仍自橫行。夫龍那特克實已查出，如果不趕快想法子，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也要和易洛魁人通同一氣，去聯絡英國人了。爲重振國威起見，夫龍那特克就決意要向英國殖民地，施以打擊。於是蒙特里奧，三河與魁北三處，共派出了三隊劫掠隊，多是加拿大的主人。他們乘着印第安人的不備，打了新英格蘭的村落兩個，赫得孫河上的村落一個。那時，他們盡情殺戮，便是隊中已經信教的印第安人，也由法人暫時賜與屠殺俘虜的權柄。夫龍那特克藉着這幾次連續不斷的劫掠，重又得了易洛魁人的尊敬，不過報復的精神，卻在英人中興起了。

新英格蘭對於法國人的忿怒，異常的活動起來了。有個富於冒險性的水手名叫威廉菲甫斯爵士 (Sir William Phipps) 的，於一六九〇年，攻陷了

法國殖民區羅瓦爾埠，然後又帶領著三十二隻戰船，出發去做進攻魁北這件比較更大的事情。同時向蒙特里奧出發的，尚有一隊陸軍，可是陸軍至終沒有達到目的地，因為沿途遇着了許多不幸的事，接二連三的發生。只有菲甫斯率領海軍，溯聖羅凌斯河而上，來到魁北的附近。魁北城是皇冠一般建立在一塊岩石頂上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何等的雄壯！而菲甫斯毫不畏懼，竟遣使下書，諭其即日納降。夫龍特那克的回復，也很簡短，只說：『回去告訴你的將軍，我的答復，只由我的礮口裏說出便了。』兩邊互相蔑視的結果，便是開火。可是魁北的城牆太堅壯了，新英格倫人的槍礮，毫不濟事。這隊進攻軍，雖然英勇，卻也難以跨過聖查利 (St. Charles) 以攻這城的背面。菲甫斯只好退兵了，只眼睜睜的望着魁北城中，歡呼動地的慶祝勝利。

一六九八年，夫龍特那克死了，他所採用的政策，風行雷厲，把加拿大從易洛魁人漂忽震盪的流血攻擊裏，救了出來。他未來之時，新法蘭西已是跼

促如轅下駒似的受制於蠻族了；他既來之後，不數年，便改變了全局。他死時的新法蘭西，位置已是高高在上；既打退了英國人，又使易洛魁人俯首求和，何等榮耀！

他死的前一年，英法二國在歐洲訂立了立茲尉克條約（Treaty of Ryswick），於是路易十四世（法皇）與威廉三世（英皇）的戰爭，乃終訂約的結果，路易被迫而承認威廉有繼位爲大不列顛皇帝之權。

第六章 五十年間新法蘭西和英國殖民區間的衝突

夫龍特那克死後，『五民族』也不再使新法蘭西起什麼憂患。但是既與英國殖民區結下不解之仇，在十八世紀的前五十年間，兩地的交涉，差不多是爭競不止。在這場長期的衝突裏，歐洲之強權，都競相利用這些野蠻的土人，以爲羽翼。

法國的不幸在那裏？便在她的探險者膽太大了。他們冒險深入大陸中素無人知的重地，兼併了極廣的領土，遠非殖民區裏的權力所能管理。如果法國人有知足心，只將起始發見的土地，安安靜靜的開拓起來，又實以妥妥當當的殖民，那末，也許今日的加拿大還是在他們的掌握中哩。

在夫龍特那克做加拿大的總督的時候，密士失比河已經發現了。神父馬貴特 (Marguette) 同着一個加拿大的商人若雷 (Joliet)，乃是第一次的白人，泛舟游於大河的濁流裏的。他們只到阿肯色 (Arkansas) 河為止，因為查出這河的幹流，一直向南，延河直下，決不會通到他們所希望的太平洋，所以就返棹歸來，把所得到的新奇發見，報告給殖民聽。九年後，於一六八二年，勇敢無畏的拉薩爾 (La Salle) (他的大名，高高站在探險家的名單的上面)，航行了密士失比的全長，一直來到墨西哥灣的出口處。於是為密士失比河及其支流所灌溉的那片廣闊無垠的大地，都由法國併兼為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了。

拉薩爾的結果，卻是一場悲劇。他於一六八四年回到法國，告訴法王他的重要的發見，并於當年率領大隊的遠征團，要到密士失比的河口處，建立一個殖民區。途中遇着大霧，迷了方向，所由上岸的地方，乃遠在目的地的西方。他們要努力由陸路去到加拿大，就不得不忍受極大的痛苦，以披荆斬棘，跨池越沼，經過那無窮無盡的大草原了。拉薩爾自己是勇於受苦的，他彷彿是要求他的從人，也要和他一樣能够受苦，他的管治太嚴厲了，衆人不耐其苦，便商量了一個陰謀，把這勇敢的領袖刺死，於是阿薩爾的一生，無休的冒險，不倦的精神，便是這樣一無結果的結果了。

拉薩爾發見了大河之後，法人的目的，便是要使英人的足跡，不逾阿利根尼 (Alleghenies) 山，那就是說，不許他們侵入大陸的內地，只把他們限制在東岸一帶窄狹的地方。可是法人要把他們的陣線，佈得如此之長，軍隊的

勢力，便因而軟弱起來。所以這個計畫好是好的，不過太大了，能力不足，辦不到呀。

因爲西班牙王位問題，歐洲於一七八二年，又發生戰事。英國和奧國反對路易十四世的孫子，繼位爲西班牙的王，怕的是兩國因而合併起來，法國便要爲全歐的霸主了。這場歐洲的戰禍，自然也影響到美洲，不過美洲的戰事，比較起歐洲發生的那次馬爾巴羅 (Marlborough) 大戰爭，小的多罷了。

羅瓦爾埠在這場衝突裏，又落入英人手裏，嗣後便再沒有復歸法人。英國的司令官尼科爾孫參將 (Colonel Nicholson)，便把這埠，更換新名，叫做亞那波里羅瓦爾埠 (Annapolis Royal)，以尊榮英國當時的女皇安 (Anne)。

同時也曾有人嘗試要奪取魁北，可是結果終於慘敗。十五隻戰艦，由倭克爾提督 (Admiral Walker) 統領着，離開英國，向聖羅凌斯進發。艦上所載，有一部份，還是在馬爾巴羅得了勝的陸戰隊呢。不幸倭克爾竟沒有做提督的

才能，在將入河口的時候，竟不聽舵工的警告，任從其中八隻堅艦，完全衝沒於河中的礁石邊。這麼一來，損失太大，已無進攻的能力，只好羞慚滿面的返棹而回。

這時候英國在歐洲的戰場上，已經獲得勝利了。一七一三年，訂立烏得勒支和約 (Treaty of Utrecht) 時，英國就獲得許多在美洲的割讓。法國把阿卡第、紐芬蘭和赫德孫灣領土，都讓與英人，而英人在新世界中勢力的增加，這次便第一次的表示出來啦。

可是法國這次雖被英人得到勝利，然在前途上，希望仍是偉大的。何以見得呢，大陸上的兩條大河，都是屬於她的。開普布里敦島 (Cape Breton Island)，守護着聖羅凌斯灣，而西方的全部，經由大湖道都開放於她。在休倫湖和伊利 (Erie) 湖間的底特律 (Detroit) 地方，又設了一個堡壘，而加拿大與路易斯安那間的交通，都得由此爲之聯絡。

烏得勒支和約成立以後的三十年，和平無事，加拿大也穩健健的進步起來。毛皮貿易，乃是主要的生財之道，日見增加，而造船業和麻的製造，也開始佔用了居民中頗大的數目。所不幸的，人口的增加，極其遲慢。魁北只含七千居民，已差不多是全殖民區人口的半數了。

在這一個人進步的時期裏，關於遠西的知識，也逐漸增長了。一七三一年，在溫尼伯湖 (Lake Winnipeg) 的附近，今日很興旺的溫尼伯城舊址上，已建設了殖民區。一七四二年，又有幾個冒險家，發見了密蘇里 (Missouri) 河，順着這條寬闊的河面上去，並曾看見了落磯山 (Rocky Mountains) 哩。

於是奧大利亞皇位的戰爭又開始於一七四四年了。奧皇查利六世沒有兒子，卻從歐洲各列強處，獲得讓他女兒馬利亞德利撒 (Maria Theresa) 繼位爲女王的許可。這種許可，本是不可靠的，因爲那時的奧國，很通行一種女子不得爲君的律典 (Salic Law)。所以他一死，法蘭西，西班牙，巴威 (Bavaria)

都取消許可，讓這年幼的女王，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可是英國願來幫助她。這其中的原故，一半固是由於義勇的精神，另一半也由於要保護她的殖民區，使不爲饑涎欲滴的法蘭西西班牙所吞呀。

在美洲的法國人，立刻就又進行，想把阿卡第恢復。亞那波里受其猛攻，好主城中的總督，有勇知方，把座城池保護的水泄不通，至終法人也就知道難處，失望引退了。

這場戰事裏的一件大事，就是一七四五年新英格蘭人奪獲了路易堡 (Louisbourg)。路易堡是法人於失去阿卡第之後建立在開普布里敦島上的。在形勢上曾被視爲聖羅凌斯河的鎖鑰，所以爲使得他金城湯池般牢不可破起見，曾儘量的化費了極多的錢財。且設置堡壘的規畫，又出自法國大工程學家服榜 (Vauban) 之手。

雖是如此，這個堅壯的堡壘，卻喪失於新英格蘭一隊毫無軍事訓練的

人之手，且軍中主將，又是個素無軍事經驗的人。這場功勳，這場大膽而光輝的計畫，乃由馬薩諸賽 (Massachusetts) 的總督瑟力 (Shirley) 所負責造成的。四隻英國的戰艦，由水軍統領華倫 (Commodore Warren) 統率着，來協同那督率新英格蘭軍旅的威廉·拍厄爾 (William Pepperell)。法軍的抵禦，雖然也是極勇猛，然市鎮終於被陷。新英格蘭的軍旅，具有童子所具的熱心，圍攻時，再接再厲，那是沒有東西能夠抵抗的呵。

法人對於失去路易堡一事，覺得是非常的恥辱。即便派出一個大艦隊，由翁微爾 (Anville) 的公爵統領着前去重奪路易堡。不幸途中遭遇風浪，艦隊全被打散，經過了很重大的損失，垂頭喪氣回轉法蘭西。另一個遠征隊又立即整頓妥貼了。但在出發赴美的路上，離都沒離開歐洲，便在非尼斯特角 (Cape Finisterre) 外，被英國的海軍，擊得一敗無餘。

新英格蘭人最惱怒的，便是路易堡於一七四八年，由愛斯拉沙伯 (Aix-

La-Chapelle) 條約的訂立，仍舊歸還法國。當時這個堡，被人看得如此的重要，法國竟情願把她在歐洲和印度的征服地，一概放棄，以爲路易堡的交換品。加拿大的總督們，覺得他們所轄治的地方，面積大了，責任因以異常鄭重。英國商人把他們的貨物，在俄亥俄流域 (Ohio) 裏，上下運輸，如果他們在這塊地方，一旦獲得根據地，路易斯安那和加拿大中間的交通，豈不便要爲他們所斷絕了嗎？因此，一七四九年的總督，便派一員軍校，帶領一小隊的士卒，去劃定疆界，不許英國人越界入來。疆界既定，要保衛牠，便不得不設立一帶堡壘了。這員軍校，圍着俄亥俄流域，劃了一條界線。沿線樹上，都釘一張錫皮，錫皮上做着法國軍器的符記，並在下面埋上一塊鉛盤，宣布路易十五世爲土地之主。

英人於一七一三年，得了阿卡第之後，永是在那裏設法要得民心。她的總督們，表示了莫大的耐心和寬恕。凡是情願離開阿卡第的，在多少日子內，

許其離開，凡不願離的，只要他們發誓忠心於英皇喬治 (King George)，宗教方面，可以自由。若不是因爲法國教士們再接再厲的努力，又得加拿大的治轄者，爲教士們活動的後盾，這裏的百姓，也許不久就安居樂業在英國政府之下了。然而魯特爾長老 (Abbé de Loure)，阿卡第的主教牧師，因爲他自己對於宗教具有熱狂的信奉，便煽得阿卡第人，無不惱恨英人。凡信心不定的人，都不許在教會中供職，因此，那些可憐的迷信的人民，只得服從長老的諭旨，而不肯效忠於英國人了。

在哈利法克斯 (Halifax) 鎮未曾建立以前，阿卡第幾乎沒有一個英國的人民。直到一七四九年，纔有二千多名移民派來；於是入冬未久，一個建築甚佳的市鎮，便在半島的南岸基布克托灣 (Chebucto Harbour) 上，豎立起來了。

關於阿卡第的界線問題，爭端時起。在未成英土以前，法國曾把界線劃

在新不倫瑞克的遠西；但是當他們失去時，又宣布說阿卡第的面積，只限於半島之中；什格聶圖地頸 (Isthmus of Chignecto) 上的密士加許 (Missiguash) 河，乃是真正的界線。於是兩個堡壘，便面對面的跨着這條河流，建立起來。法境上的是波色入爾堡 (Fort Beausejour)，英境上的是羅凌斯堡 (Fort Lawrence)。

不幸的阿卡第人，處於兩個主人的中間，此拖彼扯的不得其所。教士們命令他們仍舊忠於法國，否則處以嚴罰；英國的總督們又勸告他們，立誓從服英皇喬治。這兩種勢力，彼此互鬪，至終決裂起來。總督羅凌斯召聚阿卡第人在一處，竭力勸他們立誓從英。勸告中雖然一再警告說，這次若不服從，必遭放逐，可是他們前此所受英人寬厚的待遇，已非一次，這次仍舊心有所恃似的，不肯立誓從英。

米克麥克印第安人被他們精神上的教師魯特爾所鼓動，就來攻擊阿

卡第的英國殖民，所有的火藥及軍器，都由加拿大的法國人供給。於是這些印第安人就實行出一件怯懦的陰謀，可是魯特爾完全否認他自己曾預聞這件事。羅凌斯堡裏諸多將校之中，有一個名叫豪隊長 (Captain Howe) 的，聲威卓著，深得阿卡第人的心，因遭魯特爾的忌。一日，有個印第安人喬扮法國軍官，舞動一面要求休戰的旗，來到羅凌斯堡前，請豪隊長出見。豪隊長同着幾個別人，出堡相迎時，許多藏在暗處的印第安人，都跳出來，向豪隊長開槍。豪隊長猝不及防，立被打倒。他的從人，搶得這將死的領袖，在印第安人的彈雨中，還算好，回得堡來。

種種迭出不窮的危險，或源於阿卡第的居民，或來自境外的法人，使英國人忍無可忍，纔去攻打波色入耳 (Beausejour) 堡。堡中總督，喚做味哥爾 (Verger)，怯懦無能，所以取堡，毫不費力，一度圍困，就打破了。

接着這事發生的，便是一七五五年，阿卡第人的慘被放逐。英國軍隊，突

然的包圍了他們的市鎮鄉村，把一篇宣言書，在他們面前誦讀。書中說：英皇的寬厚政策，已行了五十年了，現在已不能再寬待下去，英皇要請你們立刻離開這裏，一切家用物品，都請一並帶去。於是六千人民，被逐離家，一小族一小族，都愁容滿面的下船，被帶往新英格蘭去。放逐的人中，也有的取道深入加拿大，有的航往路易斯安那，還有的，後來重回所親愛的阿卡第故土，並蒙許以久住。英國人在放逐阿卡第人這件事裏，實在並不是爲貪獲土地的欲望所迫而然的。何以見得呢？這些誤入歧途的阿卡第人，被逐之後，過了許多年，他們所遺下的田莊，纔被英國殖民佔有，便是證據了。

這些事情發生在阿卡第的時候，歷史已在俄亥俄河的流域裏，開始進行了。那時加拿大的總督，是貴族度墾（Marquis Duquesne），他派出一個遠征隊，要在色勒龍得便維衣所劃出的疆界上，沿途建築堡寨。那裏的印第安人，對於英國人，本來是多少有點感情，却受了法人的籠絡，發誓願效忠於法

國人。

英國的殖民地，曉得了這件事，自然都大大的驚駭，以為敵方若像這樣蠶食起來，英人必致不能立足。於是發起了一個建築堡壘的大競賽，要看究竟是那一方，首先造得成功。英國人在摩嫩加希拉 (Monongahela) 河，與阿利根尼 (Alleghany) 河的交點處，現在匹茲堡 (Pittsburg) 城的舊址上，建了一個。不幸守兵太少，卻易如反掌的被法國人攻破，重建為度墾堡。

在這全部的時間裏，英法二國表面上雖是仍保和平，在暗中對於美洲的軍事卻都施以幫助。由英國發出的軍隊，有布刺多克將軍 (General Braddock) 所率的兩旅英兵。原來在殖民地各總督的議席上，只經同意於襲取度墾堡，奈阿嘎拉 (Niagara) 堡，和占勃連湖上的皇冠頂 (Crown Point) 堡三處了。布拉多克率領了一千正兵，和一千二百名維基尼亞的民兵，去打度墾堡。可是他這個人，對於這件職事，頗不相宜，因為在個人方面，他雖誠信勇

敢，在用兵方面，卻過於重視正兵，輕視民兵，以爲民兵未經正式訓練，只能在叢林中，作非正式的戰爭，無甚大用。

英國軍隊，在度墾堡外數里之處，穿過叢林前進時，突然間，伏兵四起，法軍和印軍四面圍集攏來。英軍的制服，是鮮紅與深藍二色所成，最爲觸目，便於不知不覺之間，做了那看不見的敵人的極好目標。維基尼亞的民兵，是熟知印第安人的戰術的，便分散開來，各自藏身樹後放槍。可是布拉多克把這種戰術，認爲怯懦，卻下令叫他們各歸行伍，一齊進攻。可憐這羣集的衆人，只見子彈飛來，不見敵人所在，有槍沒處打，恐慌雜亂，霎時間，連打死，帶打傷，差不多有九百人。布拉多克乃下令急退。他於是帶着衆人拚命的逃跑，因而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傷。四天後，他已一臥不起，只聽他哼着這樣說：『下一次我們便知道應當怎樣和他們交戰了。』他的屍首，埋在大道上；全軍在墓上走了過去，爲的是使印第安人尋不出他的屍首來。

這一戰雖然得勝，卻並不是法人善戰之功。實在說起來，差不多完全是印第安人的力量，他們所受的損失也最多。法人連死帶傷的，只不過有二十人吧了。

第七章 新法蘭西的喪失

在美洲彼此衝突了一年之後，於一七五六年的春天，英國纔拋去了和平的假面具，對法宣起戰來。英國的同盟者，是個小王國的強君，普魯士（Prussia）王大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她的敵方，卻是法、奧、俄三國大聯盟。這樣一來，歷史上所稱的『七年戰』便開始了。在十八世紀的大小各戰中，若講到戰後的結果，當以這一戰爲最遠大了。

美洲的英國人，比起加拿大的法國人來，多了一倍有餘。英國的殖民們所擔負的賦稅，名目既少，所以都很迅速的發起財來。可是財富日增，人口日

衆，彼此間因互相忌妒而生的不安寧，也與之俱增。結果便是一個不願彼此團結，以禦外侮。布拉多克既敗，邊疆空虛，時受印第安人不息的攻擊，殖民們於此，竟仍不肯大家連合起來，去抵抗公仇；此時情況也就岌岌可危了。

加拿大的情形，是完全不相同的。那裏的人口，只有六萬。六萬人中，差不多個個都是極其困窮，背負着絕重的賦稅的。法國的官吏們，很是腐敗。那從法國送來的金錢，無數百萬，本爲的是爲殖民區謀利益的，可是都被他們填了私囊。監督畢哥（Bisop）領着一班合他一樣頑惡的強盜，橫行無忌，漸漸成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大富翁。所以當殖民區最緊急的時候，人民已是搶得淨光，兵士呢，也都少槍缺礮的，甚至於連衣食都不全了。但是加拿大人是受了戰事的訓練的，且又直接歸總督指揮，故能不論在什麼時候，召集起來填防，以補戍卒之力所不及。

英法二國宣戰之後，夢坎的貴族（Marquis de Montcalm）立即被法國

派往加拿大，做總司令官。這人當時正在中年，既勇敢，又忠義，是個絕好的軍人。他手下有三員將佐，得勒未 (De Lévis)，得玻根維爾 (De Bougainville)，得部拉馬克 (De Bourlamaque)，也都是能幹的人。

法國有這麼好的行軍首領，所以開戰時，法國勝利居多。鄂斯威哥 (Osgoogo) 地方上的堡塞，是他們奪去毀滅了。喬治湖水流入占勃連湖的地方，泰昆得洛加 (Ticonderoga)，又有他們所設立的壯堡，因為他們料到英國人要從這條道上進兵。然在同時，英國的首領們，卻只在那裏無謂的窮忙。兩個無用的軍人，——男爵勞頓 (London)，和將軍阿柏克藍畢 (Abercrombie)，——從英國到來，統領軍隊。勞頓打算着去奪取路易斯堡，可是直一預備，橫一預備，費去了許多時間，遂致法國的海軍，先他到得那裏了。

夢坎看見多量的英軍，已被招呼了去，援助那奪取路易斯堡的軍旅，強要實行那已經失敗了的襲取計，便提兵定計來攻英人在喬治湖腳邊新建

的威廉亨利堡(Fort William Henry)。這堡的守將，是參將孟祿(Colonel Mon-roe)，爭戰不勝，方始請降。在那危急的時候，他曾遣人求救於十四里外愛德華堡(Fort Edward)守將衛布(Webb)，不意衛布怕死，不敢出兵，竟自拒絕了他的求援。依着請降的條件，法國兵是要把英軍一直護送到愛德華堡中，爲的是免爲夢坎軍中佔大多數的份子，印第安人所乘的。可是夢坎雖然力願照這話實行，那野蠻的同盟者的行動，卻終於不能由他制止。他們不管好歹，攻打這徒手的英兵，搶去了他們一切的所有物，并殺死了一切抵抗的人。不怕夢坎和他的將校們怎樣竭力的制止，六百人終被他們擄了去。其中四百人，在第二日被尋着了，但其餘的，都被蠻人挾入深林不復返了。

英國在這時候，差不多前途一點兒光明都沒有。可是正在這黑暗無光之際，威廉匹特(William Pitt)成了英政府的領袖人物，而勝負之機也就馬上改變了過來。匹特是個極有自信力的人，——自信力，簡直是他的一種特

徵吧。他這樣說：『我信這個國家非我來救不可！除我之外，更沒有第二個人能救她！』他的如火如荼的欲望，只是爲英國得光榮，使英國爲海上的主婦，將全世界開闢爲英國的商場吧了。

但是要使這個目的現諸事實，則非將法國在美洲和在印度二處的勢力，一齊取消，把她的殖民區，一概併爲己有不可。所以那無用的勞頓，立刻被召回國，而所重派的，都是由匹特親自以才幹爲標準，選擇出來的人。若是沒有才能，便有勢位，也不任用。他所選爲征討路易斯堡的首將，乃是將軍安麥斯特 (Amherst)，而在安麥斯特手下爲總兵的，其中一個，便是參將哲姆斯烏爾弗 (James Wolfe)。安麥斯特是個勇敢能幹而且極其精細的司令官。烏爾弗卻只以一往無前的勇力得名。他的體格雖然很弱，病痛雖然很多，可是在十五歲時，已經入了軍隊，迅速的獲得了不次的遷陞。他的好處，在乎具有一種特賦的天才，能够指揮盡善，因此，軍中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信任他，不

忠於他的。一七五八年的六月，英國海軍到了路易斯堡。敵方的抵禦雖猛，衆兵船仍自努力鼓棹，破浪上前，終得強迫上岸，步步掘濠，向前進逼，一天一天的爬近這市鎮的堅固的堡牆邊來。同時巴特利島 (Island Battery) 也被佔得，而法國海軍所駐的海港的港口，便落入英人的手中。七月將盡，這被法人視爲極其堅固的路易斯堡就無條件的歸降了。堡中的主將，乃是勇敢的瑟發雷得德路苦爾 (Chevalier de Drucour) 卻也堅守得很久，使英國人在那年不能再去打加拿大。法國兵士和居民，一經逐離了市鎮，路易斯堡立被夷爲平地，自後再以沒有重行落入法人手中，以爲英國殖民區的脅迫者。時至今日，祇有一片綠草平鋪，羣羊酣嬉的牧場，來做這壯堡的故址，供遊人之唏噓憑弔而已。

同是這一年，法人在泰昆得洛加，卻得了一個大勝仗。夢坎以三千兵力，守衛這堡，鑒於英軍人多勢大，頗覺失守一層，爲不可避免的結果。英軍方面，

喬治堡中的司令官阿柏克蘭畢將軍資望很盛，匹特竟不能把他撤回。爲補這個缺憾計，他只盼望總兵豪貴族 (Lord Howe) 能以他的才幹，扶助主將的弱點，豪原是烏爾弗所指爲英軍中最佳的軍人呵。至於這泰昆得洛加堡，卻是建在一坐石頭高岩上的，盡以削尖了的樹幹做城堞，高不可攀，敵人要想從正面攻打，幾不可能。

阿柏克蘭畢領着精兵一萬五千人，便於七月初頭，在喬治湖上船，到泰昆得洛加去。那知不幸的運氣，早已來臨。那恃爲長城的豪貴族，在正式戰爭尚未開始之前，便在一次前哨小衝突裏，受彈而死。他一死，阿柏克蘭畢將軍的軍隊，便彷彿消散了靈魂一般。這阿柏克蘭畢，既不能聽從副司令的良謀，自己又不能設計，便再也不想圖襲取或劫糧等妙用，只知下令叫兵士向樹幹滿佈着的斜岸上直衝。所以他的人馬雖強，這種森嚴的堡牆，終於不爲稍動。他們一旅一旅的衝上去，徒然爲那藏不可見的守禦者，鎗打礮轟，一陣一

陣的倒地身亡而已。英兵這種堅決不撓的勇氣，夢坎也自非常的欽羨。可是至終黃昏將近，阿柏克蘭畢知不可勝，只好退兵，留下二千具屍首，橫臥在沙場上。這一次夢坎所失去的，只有三百人，無怪乎他要寫：『這個榮耀的日子，使我軍戰士的勇氣，得着無限的榮譽』了。

英國雖然失敗於泰昆得洛加一役，一七五八年的戰事將終，他們仍舊得着實質上的勝利。路易斯堡被毀了；代替法人所棄的杜墾堡而興的，是匹茲堡；夫龍特那克堡也被他們打破。至於法國人，雖得勝於泰昆得洛加，卻因爲軍力不繼的原故，不能乘勝進取，只好仍舊取着守勢。在歐洲的母國呢，也一點不能幫助他們，因爲法國那時，保衛自己要緊，更不能送出一文錢，一個兵，來到殖民地與英國爭鋒。

烏爾弗既奪得了路易斯堡，曾回到英國去一次，泰昆得洛加一役之次年，他又回到美洲來。按匹茲的戰略，烏爾弗須去攻打魁北；同時繼阿柏克蘭

畢而爲主將的安麥斯特 (Amherst) 將軍，須得把法軍逐離占勃連湖，奪取蒙特利奧，而與烏爾夫會師合作，同取魁北城。安麥斯特依帥令，向泰昆得洛和皇冠頂進發，法將布爾拉馬克 (Bourlamaque) 便棄了兩處，退到占勃連湖的北端，據險而守。他手下有四條小戰艦，迴環保護，所以安麥斯特終夏不能得志。安麥斯特是個精細的人，看見情形如此，便也起始監造壯艦，以敵敵船。可是到這時候，夏天已經告盡，在魁北城下的烏爾弗，還一點兒也沒得着他的幫助哩。

烏爾弗於六月底間，到得魁北。他所率的海軍，已經平平安安的航過了聖羅凌斯河中正在奧爾良島 (Ile d'Orlean) 下流處那條險徑了。當時他們曾捕得幾個法國的舵工，也曾有人要威嚇他們指引船隻，航到沙洲。可是就中出來一個年老的英國艦長，痛斥詢問法人之舉爲不當，決不肯讓舵工們開言，卻毅然決然的，自任引導之責，以河水的波紋和顏色，爲測水深淺之標

準。他駕着導船上前，其餘的船隻，都一隻一隻的魚貫而進，結果竟一點兒危險也沒有遇着，安安穩穩的渡過了沙洲。

夢坎已決定全部的戰略，盡取守勢了。他手下雖有一萬六千名軍兵，可是他很不相信這加拿大的軍旅，和素有訓練的英軍，相見於疆場，能有得勝的機會。他於是把軍隊，沿著河的北岸，從魁北城起，一直排列到八里外的芒模倫西瀑布（Falls of Montmorenci）。聖查理河的入口處，又橫列着很大的木排，以爲魁北的屏障，木排上流頭，又造成了一座小舟駢接的浮橋。便在那並不希望會有戰事發生的地方如同紅角（Cap Rouge），也派重兵把守。

英兵在奧爾良島上岸，隨即到島西部的山嘴上，對着魁北城安營。上岸之次日，有許多法國火船，帶着火種，闖入英國艦隊裏來放火。幸得英國水手，饒有勇敢，竟抓住這幾隻放火的船，帶到岸邊，所以並沒受什麼損失。而於法軍這場冒險，倒空費了無數的金錢，並喪失了其中一個船長，和幾名水手的

性命，因爲他們沒有在相當的時候，離開火船。

烏爾弗於是奪取了魁北對面的坡安勒維（Point Lévis），駕起大礮便打，直把魁北鎮打得稀糊歹爛。可是房屋和禮拜堂等，雖被燒燬，堡塞終究還沒奪下來，守堡的軍隊，也沒受傷損。烏爾弗既尋不出什麼方略，把夢坎誘離這個險地，他就決定要施行一番正面的衝鋒，他那時已經逼近芒模倫西瀑布，豎起礮台了。所以一方面水軍正在和法國的礮隊鏖戰之際，另一方面，便遣炸彈隊，涉水而渡，不等後面的援助，就向法軍陣線進攻。法軍方面的彈雨，迎面撲來，加以大雨之後，斜坡滑溜，難以上爬，於是英軍只好退回。這一役英軍的損失甚重。

秋天到時，兩方面都到了危迫的時機。夢坎高高在上，據險而守，固不致敗，可是糧食漸形缺欠了。英軍的船隻，巡梭河上，水運遂絕，而陸路方面，所能得的供給，又是極少。這一方面呢，烏爾夫爲寒熱症所襲，臥牀不起，自炸彈隊

猛攻不成之後，且又失望非常。他覺着時間已經箭一般的逝去了，而一點兒事業也沒成就；他又覺得他自己雖已力盡筋疲，又爲病魔所襲，然安麥斯特既在到蒙特利奧的途中，爲敵所阻，這進攻之事，仍得他一人獨當。於是召集他手下的總兵會議良策，結果，決定作末一次的猛攻。

在實行猛擊二日之前，陸軍便由坡安勒維，出發向上游數里處，一部分海軍屯駐的地方。九月十二號的晚上，繁星明耀，萬籟無聲，這軍隊上了船，隨潮而下，慢慢的駛向魁北城來。從對岸，烏爾弗已偵得一條巉岩絕壁的險徑，半隱於叢林茂草之中。計畫是：須得幾個人攀援而上，抵禦着上面的守卒，使後面的大隊，得以盡數上昇而無阻纔行。這種計畫，自然是十分激烈危險的。烏爾弗當時，雖然坐在順流靜下的船中，卻也心花撩亂，十分不安。爲自慰計，就口誦格勒氏的『墓地的悲歌』(Gray's Elegy in a County Churchyard)於將校之前。背誦既終，乃曰：『諸君，我與其明日獲得魁北，無寧做這首悲歌的

著作人。』

到得昂斯雕福龍 (Anse du Foulon) [自後永遠改稱爲烏爾弗小灣 (Wolfe's Cove)了] 那二十四名義勇隊，由參將豪 (Colonel Howe) 領着，爬上峭壁，立刻勝過了上面的守兵。其餘的人，也都迅速的跟上去，便是有病的烏爾弗，也叫人設法把他自己曳上來。天亮時，已有五千英兵，整隊齊列於阿伯拉罕的平原 (Abraham's Plain) 上，——一片坦平的場地，位於魁北所據高原的西端。這件事在夢坎是完全出於意料之外，因而警駭萬分；他的意中總以爲無論怎樣猛烈的攻擊，總得從城下而來呵。他於是急急忙忙的，率領軍隊，跨過聖查理河，向着身著紅衣的英兵所駐的高地上馳到。

法軍的進攻是極凶猛的。可是英兵靜以待動，逸以制勞，只等敵軍來到跟前，方纔大放其猛烈的排鎗。法軍已不能支，再一排鎗過去，遂制了法軍的死命，而勝負立決。對方的隊伍已亂，陣線中錯雜着已死未死的兵士，於是烏

爾弗下令進攻。但聞歡呼鼓舞之聲大作，乃是英軍奉令前衝。夢坎雖勇，終止不住法軍的逃竄，因為他們只想逃到寨柵裏，尋覓坐頓的地方。這兩陣的排鎗，居然決定了世界上一場大戰爭的勝負，烏爾弗真是戰中能手呵。

烏爾弗領隊前衝的時候，手腕上先中了一鎗，不久又飛來一粒子彈，一直打入他的胸窩裏。他於是倒了，幾個將校把他移向後方去。其中一將，忽然叫道：『看哪！他們逃了！』烏爾弗聽見，便睜開眼睛問道：『誰逃了？』敵人逃了，先生，他們已經四面八方敗逃下去。』烏爾弗於是勉強打起將絕的精神，下令叫他們怎樣去截斷敵人的退路，然後微聲低語道：『上帝！你是應當讚美的。我這纔死的安頓了！』話剛說完，仰地而死。

他的可敬的敵手夢坎，死於第二天早晨，也以眼不見魁北的失陷自喜。他所以致死的原因，在於同着失敗圖逃的軍隊進城的時候，受着致命的重傷。一個英軍施放的礮彈，落在阿爾色林寺觀（*Ursuline Convent*）的地板上，

打了一個大洞下去。這洞便被掘成一個墓穴，以安葬新法蘭西這末一個大軍人。

法國軍隊，於是退到蒙特利奧，使魁北城極其容易的落入英人之手。英人進城，並未肆其屠毒，總還算是魁北居民的幸福了。次年春季，這屹峙岩巖的城池，又被攻圍。這次卻是英軍被困在內。得勒未從蒙特利奧領兵殺來。設了種種計策，把英軍的主將馬來將軍 (General Murray)，引誘到離城幾里外的一個地方，相與交鋒。這一役，英軍人數比較的少了幾倍，衆寡不敵，只好退回。可是得勒未雖得了勝，不知乘機速行攻城，卻只大模大樣的踱着方步打來。五月一來，英國救應的海軍就到，於是得勒未就不得不迅速退避了。

自後法軍雖然還在蒙特利奧竭力堅守了幾個月，可是結果已定，終無可逃。英軍分三路：一路從昂別釐奧湖，一路從占勃連湖，一路從魁北直向這個島上的市鎮逼來。而這市鎮——法國在加拿大的末一個堅固的市鎮，

——的內部，卻又士氣頹荒，不可終日。城中加拿大人自編的軍隊，都回家去，以就獲的英人爲棄城的條件，所餘下的，只是一些正式軍旅，爲數不過二千。以二千而抗八倍有餘的連捷之師，怎能不敗呢。所以到九月，蒙特利奧便被攻下，而加拿大從此便全歸於英人之掌握了。

馬來將軍做了第一任加拿大的英國總督。一切的加拿大人，按着告示中所說，從此都與英人受同等的保護，在個人，在財產，在宗教各方面，都可高枕無憂。這場英法之爭，在歐洲一直延長到一七六三年，巴黎和約簽字之後，方止。結果英國幾乎佔有了北美全部，——換言之，就是牠的版圖，又加添了加拿大及北美洲的東岸，以密士失比河爲其西方的界線。法國呢，除於紐芬蘭附近兩個小島，尙可用作捕漁場之外，什麼都失掉了。位於密士失比河口的新奧爾良 (New Orleans)，和大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本來也是屬於法國的，從此也都讓給西班牙國了。

新法蘭西便是這樣消滅的。前此教士們孜孜不倦的努力，探險家一生九死的勳功，都成了另一民族的產業。這也只因這個民族，享有政治上和宗教上兩方的自由，因能獨立自強，不比那居於聖羅凌斯河旁的法人，那樣專門卵翼於仁厚的專制政體底下的呀。

第八章 英屬加拿大初年的歷史

巴黎和約簽字後，只過了三個月，加拿大便有一個反抗新主的大革命發生。這革命起事的分子裏面，並沒包含那些舊屬於法的加拿大人，因為他們覺著戰也打得够了，並也知道再想反抗英人的勢力，已是無望。那末，這場革命的中堅人物，究竟是誰呢？乃是印第安人。所以這一次，乃是紅種人在近年以來，末一次圖謀自立的大運動，雖遭失敗，終不可不重視之。

革命的領袖，名叫蓬第阿克 (Pontiac)，乃是鄂大瓦族一個目光遠大，足

智多謀的酋長。法國人既去，印第安人的勢力也歸消滅，因為從此印第安人不能再於二白種人中間，施其聯甲排乙，或聯乙排甲之技了。英國人呢，在與這些土人的交際上，從來是沒有像法國人那樣靈巧的；現在明知仇敵已去，土人不能再因稍有得罪而遂反戈，所以連羈縻的外交手段，都不再用。那逢第阿克目覩時艱，覺着若不及早施英人以打擊，必至太晚，所以就籌謀劃策，努力奮鬪。結果：英人雖能獲勝，所費的精力，已屬不資，即以時間論，都有一年有餘。

起初，他們要想以驚人的手段，出乎意料之外的，把底特律（Detroit）奪來。幾個首領，假裝着說要同來集會，卻於衣底，都暗藏着來復鎗。那城中的司令，卻也風聞這計，所以在接待他們的時候，嚴陣以待，以備不虞。這樣一來，他們的計畫，算是失敗，陰謀不遂，只好硬來，便把這個堡水洩不通的圍困了好幾個月。一隊救援的兵隊，被他們衝的四散，一次冒死的突圍，也沒成功。

在米西干湖口那個堡，——名叫米西里馬企那克堡 (Michimackinac)，——這印第安式的陰謀把戲，卻完全成功。守堡的人，並不知道其中之計，便被邀出城外，參觀印第安人玩球。球戲正在進行的時候，印第安婦人，身邊藏着暗器，已經躡進堡去。玩球的人，玩到分際，也就把球向着堡門，趕將來。一聲令下，全體一齊衝進城門，拿出鎗械，奪了城池，守城的官吏們，兵士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呢。

沿着維基尼亞和賓夕法尼亞的疆界，凡是殖民的單家獨屋，都被燒燬，屋中主人，也被殺掉。可是到了第二年，——一七六四年，——這革命風潮，便已平息，雖然達第阿克自己，直到一七六六年，方纔歸降。他降之後，沿着俄亥俄河的一切民族，曾經服從他的命令的，一齊解甲息兵，各安其土。達第阿克自己呢，却於次年，被一個印第安酋長所殺。

英國議會，爲的要使法屬加拿大人歡喜的原故，於一七七四年，通過一

條魁北議案，賜給他們信教的自由，讓他們延用法國的民法，使用本來的語言。這樣一來，加拿大雖受治於一個英國的總督，在精神上，却仍是法國的舊觀。而英國政府，所以竟肯這樣大量的，也是因為那在北美東岸的十三州，已現出了極嚴重的不安現象；更專力去對付這部分舊屬英籍的殖民，便不得不趕快使這新入英籍的人民，先滿意了。這法屬的加拿大人，處於英國治理權之下，既脫離了貪吏的虐政，又獲得了自由和興隆。所以後來在美洲革命和一八一二年大戰的時候，他們知恩報德，始終忠於英皇。

這時候，英國的殖民地，正處於抑鬱不平的情形中，毫無可疑。而其中主要的，不平之一，乃是無派出代議士的權利，而有交納賦稅的義務。再美洲的貨，只可以賣給英國，這個限制，又使殖民地的航運事業，不得充分發展。可憐這些的殖民，處於英政府壓制的暴政之下，憂鬱痛恨，與日俱增，至一七七五年，遂發生了獨立的戰事。

殖民各洲聯席會，把他們的積憤，訴諸隣省加拿大，既不得加拿大人民的同情扶助，便決定採用武力，使加拿大加入他們的聯合組織中。於是蒙特哥墨利將軍 (General Montgomery) 就領軍去打蒙特里奧，同時隊長彭乃德 (Captain Benedict Arnold) 又率兵沿基尼伯克 (Kennebec) 河而上，直指魁北城。

加拿大的總督，那時只有一隊兵力，跟他保守魁北城，而隊中凡是不能完全信賴的，又被遣出城外，結果只留下一千六百人固守城中。蒙特里奧不久便被攻陷，所以得勝的蒙特哥墨利將軍，便得來到魁北，協助彭乃德并力進攻。(這次的圍攻，在魁北的歷史上，可以說是末一次。)可是這些侵犯的人，所引以為大大的失望的，卻是那些法屬加拿大人，奮勇抵禦，一點兒也沒有退入營帳的意思。所以這些英國的新人民，始終嚴守着中立，英國因之，得到的利益，甚是不少。

圍城的人，在這嚴冬天氣，休息時賴以禦寒的，只是一些帳幕，所以他們所吃的虧，比較受困於城裏的人，還來的大些。風聞中，英國已有一隊海軍，將於明春開到，蒙特哥墨利爲搶快計，便決定要施行一次具有決心而且出乎不意的攻擊，猝拔這城。時值大除夕，便有兩隊猛攻隊，乘着片片的白雪紛紛大降的起頭，消聲匿迹的暗行爬城。彭乃德率領着從聖查利斯河而出的那一隊，奮勇衝上了下鎮（Lower Town），不幸自己受了傷，力不能支，便被那上鎮（Upper Town）中的守卒，打退下來。同時在城的那一面，蒙特哥墨利也在乘着紛紜密集，咫尺不見人面的大雪前進。不料城中的總督，早已料到這種襲取的計策，望見敵人來到附近，便對着他們，大放鎗礮。可憐這些偷城者，驚恐萬狀，彼此不能相顧，只好四散飛逃了。到第二天早晨，這些殖民軍，鼓勇復出時，便於死人堆中，尋出蒙特哥墨利將軍和其他兩個助手的屍首。這戰死的將軍，後來是埋在魁北城裏的。加拿大人並不蔑視，仍以戰中應有的儀節，

很優異的安葬他。

主將雖死，圍困依然，直到英國艦隊來到，美軍方纔迅速退回。歲將云暮，美國的兵，纔都被驅離了加拿大。

那時，美洲殖民所受的痛苦，已經深得了母邦人士的諒解與同情，所以英美戰事，英國方面，節節讓步，自然也是受了許多戰敗的損失不得不如此的。後來於一七八三年，雙方訂立維爾賽和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時，這得勝的聯合殖民區，從英國得了大湖以南的全地，因此，那向屬於加拿大的俄亥俄流域，膏腴肥美，也就從此并入於美。而聖克壘河 (St. Croix River)，乃成了諾法斯科細亞的西界。

這場戰爭，卻有一個前此所不及料的結果，便是加拿大平添了許多殖民。當日交戰時，美洲的殖民，多數固然助美，卻也有助母邦英國的。戰事既平，助美的固然趾高氣揚，彈冠相慶，而那些助英的，則反而大受逼迫，不能自存。

這種人，在後來都成了所謂之「聯合帝國的忠臣」(United Empire Loyalist)，其中多數，卻都是些上級社會中人，有的是審判官，有的是教士，有的是醫生。只因這新造的共和國，如此的逼迫他們，訴諸英國，又不能得着絲毫的幫助，所以都結隊成羣的移往加拿大來。據說那時離家移去的，在四萬人以上。有的向東去，打算卜居於聖約翰(St. John)河上，因而開創了新不倫瑞克(New Brunswick)省；還有一部分，移向西去，沿着昂別釐奧湖岸安居。

他們去到的時候，加拿大的當道，對於供給土地，和一切的必須品，使於開闢尙未收效之前，得所憑藉方面，非常大量。不過在這些忠君者的當中，多數都是全不習於耐勞忍苦，自謀生計的生活的，因為他們向來所處的境遇，都是奢華靡麗的。因此，他們所受的疼痛，就非常的嚴重，到那號稱「飢歲」的一七八八年，政府的供給，已經停止，他們的疼痛，更是達到極點了。那年收成不好，餓殍盈途，遂使這些可憐的忠君者，不得不藉着他們所存無幾的鎗彈

火藥，圍獵爲生。火藥既盡，只好掘食草根，以及一切可以充飢之物，以待第二次的收穫期的降臨。可是飢荒過去，興隆便有含笑降臨。從此這些忠君者，終成了創造這英屬加拿大的諸大勢力之一。

這時候，加拿大的英屬殖民中間，又徧布起不滿意了，因爲他們不願意服從法國的法律。於是他們就更求代議制的政府；在這一層，法屬的加拿大人也與他們攜手。等到一七八七年，蓋卡爾吞爵士 (Sir Guy Carleton) 被封爲達徹斯特貴族 (Lord Dorchester 的)，被派爲加拿大的總督，殖民們激動的情緒，始得平復。按着他的提議，英國國會通過了一個議案——叫做憲法條例——把加拿大分成兩省，一名上加拿大，一名下加拿大，每省各有其省政府，以一總督，一立法機關（由英皇指定，終身爲之），一議會（由民衆代表組織之），合成。從此多倫多 (Toronto) 就成了上加拿大的省會。

戰事又發生於加拿大和美國中間於一八一二年。那時英國因爲拿破

籌設了一個大的計畫，要摧殘英國的商業，英國爲報復起見，不得已，就在美國的貿易上，加了許多的限制。因此，美國人就惱怒起來，和法國聯盟，想要併吞新大陸的全部，而加拿大的戰禍，便不免了。可是新英格蘭各州，對於這場無謂的戰事，自始就表示反對的態度。

這場戰事，綿亘二年之久，戰爭期中，有許多嚴重的事發生。英國呢，和加拿大大戰於歐洲，殫精絕慮，更沒一點兒能力去幫助加拿大人，所以加拿大人只好依賴自己儘力支持。然而這種情形，在表面看來，似乎不幸，實際上卻使加拿大人受益無窮。一因這麼一來，加拿大的軍隊，獲得機會，去把他們捍衛國家的能力，表顯出來；二因這場戰爭，把上下各界的愛國精神，一齊激起。戰爭中最早的幾件事裏，一樁是布羅克將軍 (General Brock) 的奪取底特律。因這一役，布羅克將軍，便得列名爲加拿大衆英雄的一員。他雖是一個正兵，只在歐洲經過幾場戰事，在加拿大只住了十年，可是他對於加拿大

軍隊的能力，已經明白，已能重看。因此，深得軍心，他的軍隊，跟隨他蹈湯赴火，亦不退避。在一八一二年的秋天，布羅克要把美軍從琴茲吞高峯 (Queens-ton Heights) 在奈亞嘎拉瀑布的加拿大岸) 趕走，身先士卒，親領前衝，不幸被殺而死。他手下的加拿大人，看見這位可欽可敬的司令，如此殘死，忿怒萬分，既得息夫將軍 (General Sheaffe) 的後援，就把這高峯拼命圍攻，終把守峯的一千一百美軍，打得守無可守，只得投降。在這琴茲吞高峯上，他們就建立了一個壯麗的石柱，以紀念布羅克將軍的爲國亡身。

在第二年 (一八一三年)，加拿大人卻大敗受辱於摩拉文鎮 (Moravian Town)。參將普羅克特 (Proctor)，既棄了底特律，就爲哈利孫將軍 (General Harrison) 所迫擊。抵抗之際，只因太不留意，把營盤安置在一處極不穩妥的地方，便爲美軍所突襲，力不能支。他的軍隊，於是乎飛奔逃命，他和他的將校們，都一起飛逃。只有一隊印第安人，統率於勺瓦諾族 (Shawanoes) 的有名酋

長忒卡謀塞(Reunseh)之下的，不爲衝動，猛戰向前，至這位英雄酋長被殺方休。

這場戰敗之恥，卻爲同年秋天沙托給(Chateaugnay)一場空城計的勝利所雪。因爲這一回，加拿大人只有三百五十，而美國軍隊，則有十倍此數之多。美軍的將領衛得罕姆頓將軍(General Wade Hampton)取道占勃連湖，向蒙特里奧進逼。於濃霧中，扼守在沙托給河上的，乃是一位法國的老貴族參將薩拉伯利(Colonel de Saraberry)。他從迅速築成的護壘之後，抵抗正面的猛攻，而他的號手，卻令藏身林中，繼續不斷的吹起他們的號角。敵人在渡河時，被守兵擊退，又聽見畫角齊鳴，深以爲這便是全體加拿大軍施行總攻擊的記號，驚慌失措，努力飛逃，連鎗彈行李，都不及攜帶了。

這戰事，到一八一四年十二月，雙方訂立根脫利約(Treaty of Ghent)時，方纔停止，雖然還有好些爭論之點，留未解決。

第九章 加拿大的強大

一八一二年戰後，乃在加拿大歷史上，得與隣邦長期相安，久享太平的第一回。然在界內，卻又起了爲爭自治而發生的長期相持。

隨太平一同來的，是源源不絕陸續到來的殖民。起初大都是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可是後來又來了許多英格蘭人。這些新來的人，性能耐苦，又富於獨立自謀的精神，正是這地方所切要的一班人物。在一八三一年，差不多有三萬四千人，從英倫三島到來，其中多數，都安居在上加拿大。

這些殖民心裏，是絕對的喜悅英國制度的，到了這裏，馬上就加入那當時蔓延全境的政治擾動。那時省政的執行人員，都歸英皇終身任命，除了英皇，對於任何人，都不負責答復質問之責的。於是英法二國的殖民，便都極想得到一個負責的政府，使執行部直接對人民負責，並從他們的代表裏面，選擇

執行人員。漸漸的英國黨卻又傾向的政府方面，而與下加拿大的法屬加拿大人分離，因為他們怕自己方面的人數，既居少數，或要吃虧。

魁北議會裏，有個富於天才的演說家，名路易帕被挪（Louis Papineau）的，成了法屬加拿大人中間的領袖的英雄。他在起初的時候，也祇想把現制稍為改良，後來為成功所激勵，竟做夢要造成一個法屬加拿大共和國，於是他就公然宣傳反叛的事業了。

在上加拿大，和他一模一樣的，是威廉里昂馬根徐（William Lyon Mackenzie）。起初，他辦了一份宣傳改良制度的新聞紙，因以得名。後來因為不與保皇黨合作，被他們用違法手續，逐出議會，他就和帕被挪攜手共圖逆謀。

這醞釀已久的反叛，着火於一八三七年。可是其中的領袖，雖能高談闊論，勸告人民舉義，這場叛謀，終因軍事上的錯誤，而失敗無成。只有一極小部份的人，幫助帕被挪，便是那法屬軍隊，都還是穩附着政府的。於是帕被挪只

好亡命了，再經了一兩場爭戰，亂事旋平。

幾幾乎完全相同的事情，發生在上加拿大。馬根徐往來巡行於境中，總要想法子激起人民，使致怒於政府。可是他那些主張極端改革的黨人，一失敗於多倫多附近，他也只好逃亡美國去了。

於是英國派出一位總督，授以特權，使得在整頓這個紛擾的殖民區的事務裏，便宜從事。這人是誰？便是才能出衆的達刺謨（Durham）貴族。加拿大所以有那創立於一八四〇年的新制度能够在加拿大的發展中，實行到如此的完美而毫無阻礙的地步，達刺謨之力也。他在加拿大，只得六個月，英國政府裏，一點也不肯盡力幫助他。所以他只好十分失望的回國，在沒被召回之前，辭職書已經遞了上去。原來他處治那些謀逆囚徒的方法，深受了那班國內的仇敵們的壞批評，甚至於告他違法。但是達刺謨貴族一己的前途，雖在做了這一任短期的加拿大總督之後被毀，他對於加拿大的忠誠的報告，

終使國會於一八四〇年，通過「聯合案」。這末一來，上下加拿大就聯合了起來，行政部也從此對於人民直接負責。

從十九世紀的初葉，便有許多目光遠大的人，從事討論英屬北美洲各省的聯盟了，但是直到一八六四年，這個大計畫，在進行上，方始得到一些結果。在那年的九月，有一個會議，召集於愛德華王子島 (Prince Edward Island) 上的首鎮查羅敦 (Charlottetown)，討論那已經提出了的沿海三省——諾法斯科細亞，新不倫瑞克，和愛德華王子島——的聯盟。加拿大的政府，聽得這個會議，就也要求派代表加入討論。這幾位代表，在議席上，發表對於聯盟的意見時，口才如此的好，把聯盟的利益，表白的如此清楚，人心受其鼓動，遂使這沿海三省小聯盟的觀念，擴成了一種較大的觀念。

當時大家都同意要在魁北再召集一次討論會，這會也便於後一個月裏實現出來。會期共費了十八日工夫。各省的代表，都被召集了來，討論這個

重要的問題。他們至終採取了七十二條決議，便是後來英屬北美洲條例的基礎。會中的領袖——又常被呼爲「聯邦的父親」——是約翰麥克唐納（John Macdonald）後來做了加拿大領域的第一任內閣總理。還有喬治布郎（George Brown），喬治麥台因卡退（George Etienne Carter），亞歷山大高爾特（Alexander Galt）。

上下兩加拿大，都十分喜悅的接受了這魁北訂立的決議，祖國政府，也竭誠的歡迎。可是紐芬蘭拒絕加以考慮，還有別的幾省，也狐疑不定。諾法斯科細亞和新不倫瑞克呢，至終接收了牠們，愛德華王子島也於討論已經完成之後，加入接收團。

查羅敦會議三年之後，——一八六七年，——倫敦便也通過英屬北美洲條例。這條例規定加拿大的憲法，爲聯邦制的，各省的事，仍歸各省自理。這領域議會，開幕於鄂大瓦時，總督孟克貴族（Lord Monk），親獻祝詞。

曰：將來必有一日，這領域要從大西洋岸擴大到太平洋邊。孟克貴族善於導理，在這新聯邦的進行上，是有絕大的幫助的，而他當時的夢想，後來也豐盛的達到。曼尼托巴（舊稱爲紅河殖民地，乃是色爾刻克貴族（Lord Selkirk）於一八一二年創立的）於一八六九年，加入了聯邦。到一八七一年，美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此時以前，是與加拿大不通來往的）也入了領域。她又和聯邦政府訂約，須得建造一條鐵道，使她得與東部各省相連。這個盟約，要實行起來，卻是這麼貧弱，這麼幼稚的一塊地方，所難勝任的。可是雖然遲之又久，這條加拿大太平洋鐵道，終於起造，完成於一八八五年。有了這條鐵道，西方的大麥地，就開發了，爲時不久，就成功了世界上的一個穀倉。

麥帶的本部，是在曼尼托巴，撒喀其萬（Saskatchewan），亞柏撻（Alberta），三個西部草原省裏，但在各省裏面，農業總佔用了多數的人口。這塊地方的發展，是驚人的，在前後十年裏，所出的麥子，幾乎增了一倍。一九一三年麥產

的全量，是一億三千二百萬籮，到現在，已經增到四億籮了。雖然已經墾闢了的地方，已經極大，可是還有無數萬畝的荒地，等着任何人去開墾牠，把牠拿來做自己的產業哩。

在當日，大家還說加拿大是塊絕大的地方，而加拿大太平洋鐵道只聯絡了牠的東西，沒聯絡牠的南北呢。然在今日，加拿大國有鐵路已經續成，支幹各線，密如蛛網，差不多把這大領域的任何部份，都聯絡到了。加拿大的水道，在加拿大的開發上，也有極大的幫助。大湖啦，河流啦，運河啦，都使貨物的運輸，價廉而工省。

牛乳業和水菓業，都已成了這裏最有成效的實業。要生產水菓，必先盡心努力，殫精竭慮的，在一片園地裏，下四五年的功夫，方能結果哩，這裏最大的水菓產地是聖羅凌斯流域，諾法斯科細亞的安那波利 (Annapolis) 流域，和那所謂的『美屬哥倫比亞的乾帶』 (Dry Belt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的天然寶藏，也是極其豐足的。譬如漁業林業，便是其例。林業在今日差不多是全權操之於政府之掌握。凡是只宜栽植木料的土地，是從不賣的，只由省政府爲之管理，爲的是保護那些分水嶺，和供給本地需要的木材。爲提防那可怖的林中失火，使不致延燒起來，遺害全林起見，現在又設立了一個極其周密的救火機關。這機關的救火員，巡行林中，或步行，或乘獨木舟，或騎馬，而電話線已徧佈於林中。一旦起火，起火的地點，又常用飛機偵查，飛機上并滿載着人和供應物，迅速趕到火場中來。

加拿大最初時的商人，差不多全是販賣毛皮的，而這毛皮的交易，至今猶占加拿大實業場中一重要的部分。蓋這個領域，乃是世界中一個大的出產毛皮之鄉；現在還有許許多多的野獸，被人馴養著，生育蕃滋，專爲的是供給毛皮哩。

這裏的人口，以不列顛人爲最多，也是穩穩的增漲。現在的人口，已差不

多漲到了九百萬了。其中有六萬人，在這次世界大戰裏，戰死於比利時的疆場。他們如此的英勇，簡直是雖死如生的。當大戰爆發於一九一四年八月時，加拿大尚沒有正式的軍隊；可是兩月之後，便有三萬三千人，離鄉到英國來。這隊加拿大大軍的前衝部，竟成功了大戰裏參與各軍中戰鬥力最好各隊中的一員。到了一九一六年正月，英政府除了竭盡加拿大的力量，使她供給歐洲以四倍於前之軍糧外，還要她出五十萬人。在大戰剛才開幕之時，加拿大人便已爭先恐後的爲母邦效力了，所以多倫多大學的教授瓦勒斯 (Wallace) 在他所著的近世史上振筆這樣寫：「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號，聯軍大敗於蒙斯 (Monte)，殿後的是加拿大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號的清晨，勝負將決，第一隊衝入蒙斯的，也是加拿大軍。在英國這母獅子退不能勝的時候，她的小獅子，卻乘機進取，不勝不休。」

凡略微知道加拿大的歷史的人，想起那些因爲她而犧牲的大人物，因

爲要開發她而穿密林，渡大河的大勇士，就不由的要相信世界各區域，當沒有一處比加拿大的前途，更要光明的。她現在的地位，實已到了光明寶殿的門口，無盡期的富庶，已在目前。